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藝文類聚卷四十六七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臣李培

藝文類聚卷四十六　唐　歐陽詢　撰

職官部二 太尉 太傅 太保 祭酒 博士

太尉

春秋合誠圖曰堯坐舟中與太尉舜臨觀鳳皇授圖

史記曰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

百官表注曰太尉古官也自上安下曰尉故武官以為號

月令曰孟夏太尉贊俊傑遂賢良

漢書百官表曰太尉秦官金印紫綬掌武事周勃灌嬰周亞夫等為之

漢書曰吕后問高祖曰陛下百歲之後蕭相國既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又曰王龔為太尉在位自非公事不通州郡書記其所辟命皆海内長者

東觀漢記曰張酺字孟侯為太尉父尚在酺每遷轉乃一到洛父來適會正臘公卿罷朝俱賀歲奉酒上酺父壽極歡莫不嘉其榮又曰鄧彪字智伯為太尉在位清白公廉

謝承後漢書曰京兆朱寵字仲威為太尉家貧食脫粟飯臥布被朝廷賜錦被粱肉皆不敢當又曰鄭弘為臨江太守行春有兩白鹿隨車夾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國鹿為吉凶國拜賀曰聞三公車圖畫作鹿明府當為

宰相後引果為太尉舉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引曲躬自卑上後置雲母屏風分隔由此為故事

續漢書曰太尉公一人掌四方兵事功勳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凡郊祀之事掌亞獻

袁山松漢書曰太尉劉虞讓位於羊續靈帝時為三公者皆輸禮錢千萬續舉緼袍以示之曰臣之有唯此而已遂不代虞

華嶠後漢書曰安帝即位太尉徐防以災異寇賊策免就國凡三公以災免始自防也

范曄後漢書曰曹嵩靈帝時貨賂中官及輸西園錢一億萬故位至太尉

應劭漢官儀曰章帝詔曰司空牟融典職六年勤勞不怠其以融為太尉録尚書事又曰沖帝丁酉策書太尉趙峻二世掌典機衡有匪石不貳之心大司農李固公族之苗忠直不回有史魚之風今以峻為大傅固為太

尉與大將軍異參録尚書事

幽明録曰常山張顥為梁相天新雨後有鳥如鵲飛翔稍下墜地民爭取即化為一圓石顥椎破之得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顥表上聞藏之秘府顥漢靈帝時至太尉

齊職儀曰魏文帝黃初二年日食奏免太尉賈詡詔曰天地之災害罪在朕躬勿貶三公遂為永制而太尉華歆以疾依田千秋故事乘輿上殿大會遣散騎常侍繆襲請歆百官總已聽歆至

贊後漢蔡邕太尉陳公贊曰公在百里有西產之惠賜命方伯分陜餘慶餘慶伊何兆民其覩少者是懷老者是安綱紀文王文王用平東督京輦京輦用清乃登三事三事攸寧契稷之佐具于堯庭今則由古於穆誕成

箴後漢崔駰太尉箴曰天官冢宰庶僚之師師錫有帝命虞作尉茍非其人斁我帝載昔周人思文公而召南詠甘棠昆吾隆夏伊摯盛商季世頗僻禮用不匡

碑後漢蔡邕楊太尉碑銘曰於戲公惟岳靈天挺德翼

赤精神氤氲仁哲生應台任作邦禎帝欽亮訪典刑道
不忒迄有成光遐邇穆其清又楊太尉碑銘曰天鑒有
漢挺生元輔世作三事勲在王府乃及伊公克光前矩
悉心畢力膺其祖武化洽羣生澤霑區宇又太尉李咸
碑銘曰天垂三台地應五岳降生我公應鼎之足奕世
載德名昭圖録既文且武桓桓紹續外則折衝內則大
麓又太尉橋玄碑曰岐嶷而超等總角而逸羣至矣乎
初紳髙明卓異為衆傑之雄其性莊疾尚華樸有折而

不撓拔賢如逝流討惡如霆擊至德在已揚之由人苟不矯迹夫何舍焉

後漢桓驎太尉劉寬碑曰公誕受純和之氣體有樂道寧儉之性疾雕飾尚樸素輕榮利重謙讓劣與同好鑴墳典於茅廬是以根經緯綜精微誨童冠而不倦遷南陽太守推貞諒以示下顯衆善以厲否惻隱之誠通于神人故去鞭朴如獲其情弗用刑如弭其姦

晉孫綽太尉庾亮碑曰次黃中以啓曹鍾遐武於軒轅

爰及晉代世號多士公吸峻極之秀氣誕命世之深量微言散於秋毫玄風暢乎德音闢門者貴其凝峙入室者議其通玄摽形者得之廊廟悟日者期諸濠川提挈南翔息肩靈越會大君有命納妃德門自求多福辭不獲已鳳羽籠于華樊麟趾縶于椒房王敦阻兵覬權志窺神器乃轉公左衛將軍要雄戟以扶華轂勒武旅以翼豹尾死難之心義形于色親受中詔奔告方伯於是羣后契盟同稟高謀巖棲懷德以嚮赴義拯神器於獸

吻扶帝座於已傾王室之不壞霸伯勗是賴公以為戰伐之謀仁所恥聞況立德弘道年幾不惑闔門沈舟將遠迹山海詔累遣侍中黃門逼以嚴制知不獲免乃固求外任江外無烽燧之警宇內歸穆然之美銘曰金德時昏乾綱絶紀素靈南映中宗蔚起誰其贊之數鍾伊公達人忘懷形隨運通再潛再躍婉若游龍

梁沈約齊太尉王儉碑銘曰瞻旦鼎而齊軫軼夔龍而長騖百辟翹首譬列宿之仰望舒千里結轍若派流之

宗江漢及宋道盛運鼎命將改而瞻烏所集未知適歸公高卧閑守獨咤虚室眷龍顏以託夢詠日角以興言佇傅巖之下懷滋水之上慨深版蕩念在濡足霸君亦慮屬一匡情降三顧卜匪熊羆唯人是與公深覩興廢妙識人英察祭光於河渚攀龍翼於雲漢傾方寸以奉國忘七尺以事君殊文共會異軫同歸堆案盈几充庭滿室隨方引應斷決如流辭不輟響紙無停筆精明外朗神彩傍映曬矚接其光景風雲溢乎帷席囂喧揔至

大溥相填齊鏕共軫竝而不雜銘曰悵公赫矣世載經綸四彼三傑六茲五臣德參世命道亞如仁徙步金門濯纓蘭沚激水上征倍帆㬥起

陳沈烱太尉始興昭烈王碑曰古者帝王之興莫不崇建親屏泰伯讓而退封武哀終而受號則有之矣至若勒功鼎鼐銘德太常清廟尊乎國家揚名顯乎子弟在昭烈王見之焉若夫嬀水遥源石碏遐集五緜作而詠南風八世興而和鳴鳳籍帝王之基居正卿之族有由

來矣孔融汝頴之論許其少多傅暢諸公之書頗有賢哲自漢至魏渉江而東緜邈蟬聨言之者舊皇上革命應運大啓邦國麟趾盤石之宗固具金楨玉幹之戚畢封文叔掩袚之悲無泯仲謀援鞍之慟逾切乃封始興郡王永定元年下詔曰天倫所感義本因心名器追崇則惟恒典已兄梁故南兖州刺史長城縣公德範沈邃風度寛厚性與天通深乎靡測昔彈冠入仕譽重城華宣力艱難遂顧洪業雖時非季漢勢異桓王海内抱其

風流生民懷其大德者矣朕受天明命爰膺寶歷言尋永往興慕增懷可奉贈太尉公昔之密戚近親宗英令德若河間之不羣沛獻之受衆東平之樂善陳思之藻麗實聞之也未有身死忠貞名存前代若王之義烈者銘曰稽古帝舜重瞳有裔曰陳祚土纂虞之系騰波汝潁承流嬀汭四岳有後六奇獻計惟寔惟忠卿長羣公浮舟震澤佳氣葱葱岐周七十商亳百里婉婉中陽帝出攸止太常景皇季孫讓于天下不踐間之惇史入孝

出忠清輝何已苞指周藏風流懿德言為世範行成士則名山可鐫豐碑易勒惜哉徂矣殞身凶慝鼎命既遷山河是始光啓代郡德表永祀周以别功魯侯庆止禮茂廟堂恩加松杞

墓誌梁沈約齊太尉文憲王公墓誌銘曰德被九官功苞十亂帝圖必舉皇猷諧煥斯謂國楨是惟民幹翱翔禮囿優游文館秘義烟涵瓌辭雨散揔路揚輝台庭改觀方翊隆平霎益天綱福履每愆降年多爽微言永謝

庶僚誰長鐃吹罷音松風代響

梁沈約齊太尉徐公墓誌曰公美風儀善言笑愛重琴碁流連清賞拓宇東郊曖然閑素榮貴之來無槩懷抱任居端揆萬務同歸簿領盈前賓塵滿席直舉枉錯虛來實反天道不仁與善蹇應

北齊邢子才太尉韓公墓誌銘曰立事立言是為弗替且公正德實兮不朽雖將相無種而公卿有門是以萬鍾四牡舄奕於往代長組高冠陸離於前祀及負笈追

倍結友從師先難後易身佚功倍皆神遊隅隩理合精微非存甯越廢寢食以存道久殊高鳳忘冠履以成業皎皎獨照旁絶罣滓亭亭孤鶴入自雲霞忘情譽毀同嗣宗之於善惡齊心得喪若叔夜之於慍喜方將受在三九追蹤二八弘大道以事一人敷至理以安百姓而天德不厚神聽多愆仁勇一亡辯智同盡

晉盧諶太尉劉公誄曰公侯之生固天攸摧高智蕭條英風卓犖勵操宏壯抗意崇邈雅用深奥明鑒朗出擒

藻雲浮飛辯盆溢驅其豺狼斬其蔾藿建立市朝營置亭徼劉聰南比猗盧北接戎以恩變微我公侯方事焉捷委重于外弛禦于中制比鄧禹禮優竇融

碑梁王僧孺爲臨川王讓太尉表曰臣聞一足以長望千里而成累空輸易騁觸三尺而不登苟曰違方難用適遠安車駟馬望高闕而朝至繡服緹麾軥康衢而暮返行瞻盡瘣居對蒼龍陛下海涵春育日鏡雲伸追大道之無私惜微臣之宜極

後魏温子昇西河王謝太尉表曰臣聞拂羽決起力謝摩天策蹇載馳功微送日將短翮難以陵高駑乘無由致遠雖復建旟出郡未追楚趙之風捧壺入侍徒踵金張之迹及天祚明德運啓興王六遂始遷九鼎初定於焉承乏有用當官草靡從風未遑克讓常恐執轡輕輪操刀傷錦

太傅

大戴禮曰傅傅德義又曰天子不惠於庶民不信於諸

侯不戒於戎事不誠於賞罰凡是之屬太傅之任也

尚書曰成王黜殷命滅淮夷歸豐作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

賈誼書曰昔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嗜鮑魚而公不與文王曰發嗜鮑魚何為不與太公曰禮鮑魚不登乎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

東觀漢記章帝詔曰行太尉事衛尉趙憙三世在位為國元老其以憙為太傅

續漢書曰每帝初即位置太傅録尚書事薨輒省

應劭漢官曰太傅古官也周成王康叔為之高后元年初用王陵金印紫綬八年省哀帝元壽二年復置位在三公上世祖中興特遣使者備禮徵故宻令南陽卓茂策曰夫士誠能為人所不能為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今以茂為太傅封宣德侯

曹植輔臣論曰盎精微聽察理析毫分規矩可則阿保

不傾羣言系于口而研摭是非典誥總乎心而唯所用之者鍾太傅也

齊職儀曰太傅品秩冠服同太宰成王即位周公為太傅遷太師秦無其職漢惠帝崩吕后以右丞相王陵為少帝太傅位在三公上魏黄初七年詔太尉鍾繇為太傅華歆為太尉並以疾依田千秋乘輿上殿後三公有疾多以為準

沈約宋書曰晉宣帝為魏太傅誅曹爽後置左右長史

掾屬舍人各十人事既非常加又領兵非准例也

箴晉齊王攸太傅箴曰伊昔上皇建國立君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創業恢道以惠于民承祀祚延統重故援立太子尊以弘道固以貳己儲德既立邦有所恃固親以道勿固以恩修身以敬勿託以尊自損者有餘自益者彌昏

碑後漢蔡邕太傅胡廣碑銘曰用能七登九命篤受介祉亮皇聖於六世嘉庶績於九有窮生民之光寵享黃

耇之遐紀蹈明哲以保身與福禄于終始五蹈九列七統三事和神人於宗伯治水土於下台光弼六世歷載三十自漢興以來爲臣元輔未有若公者焉覩臯陶之閫壼究孔氏之房奥通水源於潤下繁后土於稼穡訓五品於羣黎理人倫於區域曜三辰于混元協太和乎皇極傳聖德於幼沖率旦奭之舊職

晉孫綽太傅褚褒碑曰公資清剛之正氣挺純粹之茂質深量體於自然沖識足乎弱冠含章内映而不運皦

察之明玄識沈通而不以浮藻曜物穆然忘容塵務不干其度黙爾獨得膚受莫測其奥加以温恭孝友少思寡欲都督兖州刺史將以藩屏畿甸綏授分内會康皇晏駕太后臨朝總己之重民無異望乃徵將軍中書令録尚書事公要終之識定於介石雖事已未來而情以本應顧以主少國危方難未夷思清函夏以一天宇且帝命所存以社稷為寄謀身雖重方此為輕深為意疾俛首撫順公志在芟夷允類拯拔晋民繕甲練卒日不

暇給者久矣遂見機而作遺其劒履將龍馬河洛電埽

司豫廟筭以逆徒尚繁困獸難逼命公還旆以俟齊舉

雖元勲未捷義聲亦足以振暴於華夷矣銘曰邈邈遠

遊亹亹令圖將澂淮海灑滌中區雅業未究哲人其徂

敢勒玄石敬刊高謨

晉孫楚故太傅羊祜碑曰禀二儀之純靈膺造化之沖

氣文為辭宗行作世表遷黄門侍郎受秘書監公筭滅

吳之畧以為孟獻營虎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

子服乃進據險處開建五城扠膏腴之地奪敵人之資於是江浦馳義襁負而至雖研精軍政用思滅敵然兼立學校闡揚典訓是以搢紳之士鱗集仰化雲翔衡門雖泮宮之詠魯侯菁莪之美育才無以過也銘曰金德發曜惟公作輔肇造嘉謨建我民主不慭遺公俾屏聖皇哲人其徂孰不增傷

周王褒太傅燕文公于謹碑銘曰古者六等官人師傅崇其匡輔一命作牧侯伯總其專征南仲成溥伐之功

吉甫作來歸之頌若乃仰叶宸曜上屬台階錫之以彛器明之以車服除名盛業太傅燕國公其有焉西晔開其命緒東海傳其世禄父曾致平法之科廷尉稱無寃之頌駟馬方駕髙門繼軌公稟山岳之上靈含風雲之秀氣雕良玉於廣𠮷錬貞金於鍌鎣于時王業締構國步權輿太祖地雖二公功猶再駕忠誠簡帝有志興王公運筞帷帳叅謀幕府封齊定文成之計間楚資曲逆之竒仲華訪輿地之圖林叔叅兵車之右魏恭帝元年

為大司寇正刑糾慝國無害馬之倫翦暴詰姦民亡飲羊之俗三刺薦無簡之文兩造陳禁邪之憲大周受命寶歷攸歸表高惠之功臣紀山河之著命封燕公邑萬戶姬氏建國君奭始封昭王禮賢郭隗開館又授太傅本官如先保定五年賜金石樂一部公世為邊將少習兵書當敵制機臨戎應變增壘減竈之圖題樹繫桑之略軍中罷戰無廢雅歌壯士志驕時觀投石及平名高衛霍爵重韓彭錫邑增於鄭僑賜乘同於魏絳丹節比

司隷之貴緹騎埒金吾之寵塵闕倡歌之娛堂無鐘鼓之奏辭功坐樹不伐征西之勲還第角巾無競龍驤之貴銘曰惟岳降神膺期命世量苞川藪道弘兼濟昴宿協符佐旌寘埶匪躬諒直武節横厲丞崤重險鍾鼎淪覆潜龍勿用瞻烏在屋道贊上台功匡上瀆條教斯理彝倫載睦懋官惟德明試以功既移上將實董元戎傳呼甚寵徽章載隆居髙能降處貴思冲實命惟新王猷允塞爵班異姓禮均同德林胡以南易州之北帝曰爾

諧仰侯燕國駸駸過隙滔滔川逝明哲詎寶館舍長捐立言不没遺愛在旃三河斥土駟馬開泉丹旐毁宗玄堂啓殯寵贈虛加鸞和空引晏子悼齊隋武懐晉謂天蓋高如何不憖

表陳沈炯為陳太傅讓表曰奏六代之舞不能祚天具百神之歌無以動聖延首當閣轉增危慄百川沸騰百室如燬燀位同謀諸侯總至盟書會府餘臣一人若使幅巾衡巷口絶平𡖊朝遊赤松暮過濟北出就侯服入

虒龍章則四郊有壘誰守社稷如其雄戟在前強弩自衛負孺子之圖飾綠鵲之舄軍威重於護將國禮貴於寒門則臣道尚卑執云非逼臣所以出謝公卿入訓妻子拜長陵之園謁太祖之廟不以九族違恩義不以百姓負國家所期陛下與北極同壽朝廷與南山同固

太保

應劭漢官曰太保保古官保養也

呂氏春秋曰荆文王得茹黄之狗宛路之矰以田於雲

夢三月不返得丹陽之姬暮年不聽朝保申曰先王以臣為保今王暮年不聽朝王之罪當笞王伏臣將笞王王曰敬諾保申束細箭五十跪而加之于背如此者再謂王曰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保申曰君子恥之小人痛之恥之不變痛之何益保申趨出請死罪文王曰此不穀之過也保申何罪王乃殺茹黃之狗折宛路之矰放丹陽之姬兼國三十保申之力也

賈誼書曰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教誨諷誦詩禮不

經不法言語不序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

王隱晉書曰王祥字休徵琅琊人泰始元年拜太保三年春御史中丞侯史光上言曰祥久以疾病闕廢朝會應免官詔曰太保朕所毗倚以隆道弘治者也前後遜讓不從所執此非有司所得議也

齊職官議曰太保品秩冠服同太宰成王即位召公為太保召誥云越三日戊申太保朝于洛

逸禮曰太公為太師周公為太傅召公為太保

沈約宋書曰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訓護天子導以德義天子加拜待以不臣之禮非人則闕矣漢制保傅在三公上號曰上公自後常然

碑周王褒太保吳武公尉遲綱碑銘曰昔者王室藩屏周德謂之宗親列國諸侯異姓稱為伯舅元勲懿德姬宗齊楚之霸疏爵酬庸漢重韓吳之秩司勲載其弘烈典冊備其徽章山甫式列辟之功紀迹膺器莊叔匡成獻之難昭德彝鼎鴻名盛業公實兼焉公命世挺生應

期間出高華峻極降惟岳之上靈霜露所均體中和之秀氣危松摧本且覩後彫之質貞桂挺生便體冬華之秀是故以辰昴膺慶風雲玄感者焉公柔順内凝英華外發谷藻仁義珪璋令範危劭之節冠四序而踰秀堅貞之操經百鍊而不銷加以達門肘法遠中戟支養由箭神遥穿懸葉巧極將軍之技精窮校尉之官及年踰丈服任隆台衮甲第當衢傳呼啓路不以寵貴驕人每以甲恭自牧易著之言無忘寢席城郢之志終於瞑目

銘曰珠角應期山庭表德出忠入孝自家刑國人物冠冕彝章表則任屬屯警官聯極侍行部六條議班三吏逝水詎停光陰不借遽辭逆旅俄悲恒化旌旆夏鍊棺陳衛幕北郭人希西山景落三千不見九原誰作銘茲鼎鼎永傳蒿霍又太子太保中都公陸逞碑銘曰公本居三吳郡三吳縣丞相遜後也宋武匡定鍾出底平涵洛公曾祖載實賛軍謀及反旆南轅以司武留守赫連作亂見拘夏州以江右名家為中山太守地既鮮虞途

通靈壽呼沲易水仗武乘邊趙北燕南申威河外祖營州使君長於戎馬稱雄朔漠南中都督猶纘奕世之基西校國門無墜承家之業公識度深詳標尚閑遠處衆撝謙居簡行歌風鑒外明潛機內敏建章門戶張華成立原陵松柏虞廷盡記昔處文房又居內職或傳氷華時遊甲邸魏祖軍謀還豫南陂之宴梁王師傅猶對宣室之談出內優隆通籍榮寵升降榮步便頌宮禁銘曰淮海維揚具區之藪水朝江漢星躔牛斗盛德遺風神

明厥後龍章八命鸞旂四牡賓階昔遇風月相思卿門今别宿草何悲輪環不已零落無時永矣元伯長從此辭

周庾信太保厲門公紇于弘碑曰公本姓田氏虞賓在位基於揖讓之風鳳凰于飛紹於親賢之國論其繼世之功則狄城有廟序其移家之始則長陵有碑況復高廟上書小車而對漢祖聊城祭鳥長兵而驅燕將公以胎教之月歲德在寅誕載之辰星精出鼎既而受書黄

石意在王者之師揮劒白猿心存霸國之用常顧執金鼓而問吳王橫瑚戈而反齊地有志不就忠貞死焉銘曰移茵返葬提柩山行靈墟隴水哀挽長城山如北邙樹似東平松門石起碑字金生眇眇山河煢煢肖子泣血徒步奔波千里孝水先枯悲雲即起世數存没哀榮終始

祭酒

韋昭辯釋名曰祭酒者謂祭六神以酒醱之也辯云凡

會同饗讌必尊長先用先用必以酒祭先故曰祭酒漢時吳王年長以為劉氏祭酒是也

漢書曰張安世薦蘇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以為遺言宣帝即時召武待詔宦者署數進見復為右曹典屬國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甚優寵之

風俗通曰詩禮春秋至齊襄王時而孫卿最為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孫卿三為祭酒也

蜀志曰先主既定益州廣漢太守夏纂請秦宓為師友

祭酒

百官表注曰博士祭酒一人掌國子學早朝服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㴝燔書籍而置博士之官博者博通於藝事也

齊職儀曰晉令博士祭酒掌國子生師事祭酒執經葛巾單衣終身致敬

沈約宋書曰博士㴝官也常通古今員多至數十人有僕射光武增爲十五人並一經有數家之學故也皆教

弟子光武改僕射曰祭酒祭酒者一位之元長也

表齊王融為王儉讓國子祭酒表曰竊以庠均義重振古所崇資師道尊有來攸尚匪曰蘭芷晴變入室之情不自朱藍何遷素絲之質又表曰況臣仁慚富侶德謝潤身識陋令經器非匣重何以弁隆道於殊身反斯文於遥日將使良璣修竹無增瑩羽敬遜務時遂騫星歲

又表曰臣聞修危方湛弱露霅而取覆懸衡紀正輕塵委而必移況臣才非應俗用乖知治取其集木飲氷旌

懸輪鶩方臣之念未足言矣

後魏温子昇為安豐王延明讓國子祭酒表曰臣聞寶劒未砥猶乏切玉之功美箭闕羽尚無衝石之勢况才非會稽之竹質謝昆吾之金至於敷教東序流訓上庠置樽候酌懸鍾待叩必須藴朱藍以成彩立規矩以為式垂三行於貴遊揚六藝於胄子而臣學愧聚沙問慚攻木雖歷文史不治章句於兹曠官青衿何仰

博士

應劭漢官儀曰博士秦官也博者通博古今士者辯於然否孝武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太常差次有聰明威重者一人為祭酒總領綱紀

漢書曰賈誼洛陽人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稱於郡中文帝詔以為博士是時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能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

又曰公孫弘對策時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

東觀漢記曰桓榮授皇太子經每朝令榮於公卿前說經上曰得卿幾晚因除博士

范煜後漢書曰董平永初為博士時草創五郊祭祀及宗廟禮樂威儀章服輒令均參議多見從用為當世通儒

李郃別傳曰郃上書太后數陳忠言其辭不能盡施用輒有策詔褒賛馬博士著兩梁冠朝會隨將大夫例時賤經學博士乃在市長下公奏以為非所以敬儒德明

國體也上善公言正月大朝引博士公府長史前
漢舊儀曰武帝初置博士取學通行修博識多藝曉古
文爾雅能屬文章為高第朝賀位次中都官史稱先生
不得言君其真弟子稱門人又曰孝文皇帝時博士七
十餘人朝服玄端章甫冠
晉令曰博士皆取履行清淳通明典義若散騎中書侍
郎太子中庶子以上乃得召試諸生有法度者及白衣
試在高第拜郎中

魯國先賢傳曰漢文帝時聞申公為詩最精以為博士

申公為詩傳號曰魯詩

典儀曰公儀休者魯博士也為魯相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禄者不得與下爭利

殷氏世傳曰殷亮建武中徵拜博士遷講學大夫諸儒講論勝者賜席亮重席至八九帝嘉之曰學不當如是邪

郭子曰張憑舉孝廉詣劉真長還船須臾真長至遣覓

張孝廉船同旅愕然既同載俱詣撫軍劉前進謂撫軍曰為公得一士太常博士之妙選既前撫軍與之言咨嗟稱善乃曰張憑勃窣為理窟即用為太常博士

箴漢揚雄博士箴曰洋洋三代典禮是修畫為辟雍國有學校侯有泮宮各有攸教德用不陵昔在文王經營其軌爰于德音而思皇多士多士作楨惟周以寧國人典讓虞芮質成公劉挹行潦而濁亂斯清官操其業士執其經昔聖人之綏俗莫美於施化故孔子觀夫人之

學而知為王之易大舜南面無為而袵席平還師階級之間三苗以懷秦作無道斬決天紀漫彼王迹而坑術士

表梁丘遲為王博士讓表曰臣聞撫臆可以言心量能則知所止是故矯親魯門簡業事亾雜吹齊稚分聲遽逝臣才行過汚文質無康疏達謝於谷杜洩洽乖夫劉楊非除部養之勤豈通掌固之業

藝文類聚卷四十六

藝文類聚卷四十七

唐 歐陽詢 撰

職官部三 大司馬 司徒 司空 儀同 特進

大司馬

韋昭辯釋名曰大司馬司馬武也大總武事也大司馬掌軍古者兵車一車四馬故以馬名官

春秋運斗樞曰黄帝與大司馬容光觀鳳銜圖置黄帝前

尚書曰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周官曰大司馬之職掌以九伐之法正邦國

毛詩曰祈父予王之爪牙

管子曰涼風至白露下天子命左右司馬全組甲厲士衆

漢書百官表曰武帝元狩四年初置大司馬以冠軍印綬置官屬成帝綏和元年賜大司馬金印綬置官屬祿比丞相

東觀漢記曰今以平狄將軍孫咸行大司馬以名應讖

王隱晉書曰石苞泰始之初拜大司馬舊參軍於都督無敬故孫楚抗衡於苞苞以楚傲更相表理參軍有敬自楚始也

晉中興書曰王猛少貧賤鬻舂為事嘗至洛陽貨舂有人於市貴買其舂云家近在此可隨我取直隨去忽至深山此人曰且住當先啓道君須臾猛進見一公踞胡牀頭白將從十許人有一人引猛云大司馬公可進猛

因拜老公公曰王公何縁拜即十倍售畚直發人送猛出山既出顧視乃嵩高山也

博物志曰太公望為灌壇令文王夢見婦人當道哭問其故曰吾泰山之神也嫁為西海婦灌壇令當吾道不得作風雨夢覺召太公是日果疾風暴雨文王乃拜太公為大司馬

晋公卿禮秩曰司馬大台兵官也

魏氏大司馬大將軍各自為官在三司上晋以石苞為

大司馬次三司下

齊職官儀曰大司馬品第一秩二千石金章紫綬武冠絳佩朝服佩山玄玉其在少昊則雎鳩氏之任顓頊以司馬主火堯命羲叔為司馬夏官也虞夏二代以司馬夏官棄居其職周成王以畢公高為司馬楚漢之際曹無咎周殷始居其職

誄後漢杜篤大司馬吳漢誄曰篤以為堯隆稷契舜嘉皐陶伊尹佐殷呂尚翼周若此五臣功無與疇今漢吳

公追而六之乃作誄曰朝失鯁臣國喪爪牙天子愍悼中宫咨嗟四方殘暴公不征茲征茲海内公其攸平泯泯羣黎賴公以寧勲業既崇持盈守虚功成即退挹而損諸死而不朽名勒丹書功著金石與日月俱

魏陳王曹植大司馬曹休誄曰於穆公侯魏之宗室明德繼踵奕世純粹闡弘汎愛仁以接物藝以為華體茲亮實年没弱冠志在雄英高揖名師發言有章東夏翕然稱曰龍光貧而無怨孔以為難嗟我公侯屢空是安

不眈世禄親悦為歡好彼蓬樞甘此瓢箪味道忘憂踰

憲超頹矯矯公侯不撓其厄呵叱三軍躬奮雄戟足僦

白刃手接飛鏑終弭淮南保我疆場

晉陸機吳大司馬陸抗誄曰我公承軌高風肅邁明德

繼體徽音奕世昭德昭德伊何克俊克仁德周能事體

合機神禮交徒候敬睦白屋蹴踖曲躬吐食揮沐爰及

鰥寡賑此惸獨孚厥惠心脱驂分禄乃命我公誕作元

輔位表百辟名茂羣后因是荆人造我寧宇備物典策

王冠及斧龍旂飛藻靈鼓樹羽質文殊塗百行異轍人
玩其華鮮識其實於穆我公因心則哲經綸至道終始
自結德與行滿英與言溢
章梁簡文帝爲南平王拜大司馬章曰臣度連宸萼地
寔璿跗王業權輿夙奉締構爰頌盧綰同贊密謀豫均
鄧禹俱奉明詔故搏飛九萬實假扶揺之力冲天百尺
無俟剞劂之勞
司徒

尚書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寛

又曰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周官曰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淺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

禮記曰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

毛詩曰緇衣美武功也明有國善善之功

管子曰昔者黃帝得祝融辨南方故使為司徒
東觀漢記曰袁安為司徒每朝會憂念王室未嘗不流
涕又曰郭丹為司徒在朝名清廉公正
續漢書曰司徒公一人掌人民事凡教民孝悌遜順謹
儉養生送死事則議其制建其度凡四方民事功課歲
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凡郊祀之事嘗省牲視濯
謝承後漢書曰劉寵為司徒臥麁布被
蔡邕鍾鼎銘序曰惟建寧四年三月進公登于玉堂前

庭乃制詔曰其以司空喬玄為司徒公拜稽首三讓然後受命

典略曰契為司徒百姓和親夔主賓客遠人畢至

九州春秋曰靈帝賣官崔烈入錢五百萬以買司徒烈子均亦有世名烈問曰吾作三公天下論何如均曰大人少有高名不謂不當為公但海內嫌銅臭爾

吳録曰丁固為司徒初為尚書夢松出其腹謂人曰松字十八公後十八年吾其公乎遂如夢

王隱晉書曰魏舒為司徒年過致仕有謙謙意而無居宅乃漸以俸秩餘為第一所九年正月朝會罷送還家奉送章綬又曰武帝以山濤為司徒頻讓不許濤出徑歸家左丞白褒奏濤違詔詔杖褒五十又曰王戎代王渾為司徒高選長史西曹掾委任責成形狀短陋而目明徹威儀不足常乘馬轝無日不出以象牙籌晝夜筭家財遠及田牧性又儉不能善自奉養飲食通財不外出天下之人謂之膏肓之病

晉中興書曰劉隗從兄疇字王喬有重名司徒蔡謨每歎曰若使劉王喬得南渡司徒公之美選也又曰蔡謨讓司空孝帝臨軒自平旦至日中使者十餘反而謨不至孝帝時年八歲甚怒之極問左右曰所召何以不至令來臨軒何時當竟皇太后詔曰必不來者宜罷朝中軍殷浩奏曰免吏部尚書江彪官於是公卿奏送謨廷尉以正刑書謨懼率子弟素服詣闕到廷尉待罪詔可依舊制免爲庶人

齊職儀曰司徒品秩冠服同丞相郊廟服冕同太尉漢哀帝從朱博議始置三司改丞相為大司徒以孔光為之魏以華歆為司徒

江氏家傳曰江統字應元時太傅從事中郎庾子嵩以風韻見重亦竝雅敬君德庾中郎每云當今可以居司徒克民望者江生其人也

箴漢崔駰司徒箴曰天監在下仁德是興乃立司徒亂茲黎蒸茫茫庶域率土祁祁民具爾瞻四方是維乾乾

夕惕靡怠靡違恪恭爾職以勤王機敬敷五教九德咸
事嗇民用章黔萌是富
砌宋傅亮司徒劉穆之碑曰公諱穆之字道和彭城人
也公膺陶鈞之秀範該生民之上操三變肇於弱容九
德充於初迪文明在中柔順暢於事業敬以直內義讓
洽於州黨時元兇竊逼擁據荊沔乘輿播幸越蹈九江
公率先羣后雷發川湄奬懷本之衆勵思奮之士栢謙
籍累葉之資徐覆伍驟勝之鋒習亂之徒若蝟毛而起

內懷根本之虞外通首尾之勢公靈武獨運奇謀內湛鞠旅陳衆視險若夷飛雲西泝則水截鯨鯢乘轅東指則陸殪長虵迴累棊之危成維山之固豊功茂勲大造於王室淳風懿化永結於荆南銘曰二儀發揮川嶽協靈外恢温雅內鏡文明懷仁履順緼義居貞煌煌衮衣禮亦隆止翼翼素心亮終如始夷情升降一色愠喜訓儉於物復禮于已

墓誌後魏温子昇司徒元樹墓誌銘曰昔樞電降祥姬

水成業握八符以馭世膺五命以會昌欽明格於上下
光宅被于宇宙卜年永久歷世遐長有文王之孫子啓
周公之苗裔積善所及踵武稱賢每以辛李為言恒持
韓白自許殫百慮之一致盡能事於生民蒼蒼在上義
歸無厚徒有東平避世之意空懐北海自晦之情疾非
逢霧終異啓手銘曰明允篤誠發於岐嶷未鏤已雕不
扶而直修禮以耕強學為殖孔既歎魯莊亦吟越況以
度思有懐明發翩然高舉歸于魏闕長路未窮朝光已

洪又司徒祖瑩墓誌曰自天命生商王居徙亳源源洪遠枝葉繁華祖德潤於身聲高邦國父行成於己名重京師公鍾美多福資神積善器局閑靈志識開悟口含碧雞之辨手握雕龍之文門有善業家傳慶靈礪金成器相遺滿籯琢玉為寶待價聯城匪直也人實惟有道言析秋毫辭連春藻

梁沈約為司徒謝朏墓誌銘曰嶽神昔降和氣今鍾以彼天爵替為人龍崇基往峻世德今重漢車作傳靈位

攸侍我君應符非公莫宰華衮既襲輕羅自改形雖廟
堂心猶江海經邦已備皇情迴屬素緋𦈢柳玄雲罷曲
誄後漢張衡司徒吕公誄曰昔吕皇祖帝爻之緒伯夷
秩唐唐宗允叙四嶽在虞傅士佐禹克厭帝心姓姜氏
吕登是南邦以家以處降及于周穆侯作輔寡于九族
九族用寧登受八命衮職靡傾黄耳金鉉公餗以盈綽
兮其寛皦兮其清既明且哲式保令名存榮從風駟牡
超驤去此寧寓歸于幽堂玄室冥冥脩夜彌長

梁簡文帝司徒始興忠武王誄曰皇源地闡帝業天維於穆忠武光國之基爰自弱齡英明播越玉潤冰鮮山静雲發帝曰爾諧僉議攸屬推轂兩江建旗三蜀將旋上國戀結四民三鱣表服二鹿隨輪方變正衮永範時規天弗報善哲人其萎嚮哀挽於北邙去承明而不入望參差之流影聽潺湲之雨泣

章宋謝莊北中郎新安王拜司徒章曰不惟震施罔匱鴻慶方稠燮調之重遂臻非據智小謀大周家興規少

陽微暄有鑒前史辯其動植布其安擾以倡九牧阜成

王教豈臣眇末所能克荷又為北中郎將謝兼司徒章

曰臣聞燮理陰陽寅亮天地弗惟其官無人則闕司徒

掌敷五典職擾兆民豈悟乾靈罔匱光渥方闡不次之

任殊絶藩岳豈可權尸三事假備六符慙震周迴顧步

交悸

表吳筠揚州建安王讓知司徒表曰臣聞玄黄之馬事

絶於衡鑣蟠朽之材飾乖於丹漆何則千里之志已窮

萬乘之器無取遠物近身於馬在譬

後魏溫子昇為司徒高敖曹謝表曰委水横流羣龍交戰徒悲道喪空懷主辱雖復見義援戈臨危奮劔顧慚後衄終謝先鞭事等泣河無救三川之竭有類憂天豈支四極之壞

北齊邢子才為潘司徒樂讓表曰武皇帝運屬繼元事深微禹推蚩尤之陣破尋邑之師義開金石理昺庸貽遂曰奉羈勒有事風塵徒備鳥背之毛曾無馬莁之力

司空

春秋元命苞曰危東六星兩兩而北曰司空主水

尚書曰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又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禮記曰司空執度度地以居民量地遠近興事任力

尚書刑德攷曰禹長於地理水泉九州得括象圖故堯以為司空

家語曰孔子初仕為中都宰二年定公以為司空乃别

五土之性而物共所生之宜咸得厥所

漢書曰御史大夫秦官副丞相成帝綏和九年更名大司空祿比丞相

東觀漢記曰杜林代張純為大司空務於無為第五倫為司空奉公不撓言事無所依違

續漢書曰張奮為司空時歲災旱祈雨不應乃上表即時引見復口陳時政之宜帝召太尉司徒幸洛陽獄録囚徒大雨三日又曰王梁字君嚴赤伏符曰王梁作立

武玄武水神大司空水土之官也於是拜梁為大司空

袁宏漢紀曰第五倫為司空有人與倫千里馬者倫雖不取每三公有所選舉倫心不忘也然亦終不用

華嶠後漢書曰伏恭為太僕帝臨辟雍於行禮中拜恭為司空儒者以為榮

魏志曰徐邈拜司空歎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闕豈可以老病忝之哉固辭不受

典略曰禹為司空披九山通九澤決九川定九州使各

以其職來貢

華陽國志曰趙瑤字元珪自扶風太守來之郡司空張溫謂曰第五倫昔從蜀郡為司空今掃吾第以待足下

荀氏家傳曰荀爽字德明董卓徵公公到府三日策拜司空起巖穴九十五日而為台司世人號曰白衣登三公

晉中興書曰陸玩字士瑤王導郗鑒庾亮相繼殂朝野憂懼咸以為三良既沒國基墜矣於是遷玩侍中司空

給羽林四十人玩比陳讓不聽既拜歎息謂賓客曰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無人也談者以為知言
齊職儀曰司空品秩冠服同太宰舜以禹為司空成王以毛公為司空宋以武公之諱改司空為司城楚改司空為莫敖秦置御史大夫省司空
贊魏楊修司空荀輿述贊曰生應正性體含中和篤誠宣於初言明允朗於始察是以在童亂而顯奇漸一紀則布名須紉之可師甘羅之少者何以踰公之性量乎

砥心六經探索道奥瞻乾坤而知隂陽之極載而集之
獨説十萬餘言士林景附羣英式慕由毛羽之宗鵬鶱衆
山之仰五嶽也昔楚思㕛敖而作歌鄭謳子産而典歎
瞻望弗及作詞告思詞曰爰在大漢挺茍作貞其德允
明誕發幼齡行蠲體潔如玉之瑩確乎其志乃勵乃清
遂陟司空天子是毗惟君之德朋僚所咨清水平土茂
哉是力將混六合繩以正直散以禮樂風以道德
晉孫綽賀司空循像賛曰公應天縱之德系命世之期

質與荆玉參貞鑒與南金等照若其好學之性不勸而
而成弱不珍玩雅好博古慨洙泗之邈遠悼禮樂之不
舉於是覃思深講銳精幽贊雖齊孝之歸孟軻漢王之
宗仲舒無以加焉贊曰思文公侯誕保休祥素質玉潔
華藻金章總角韞德被褐韜光自昔喪亂征鼓日震禮
樂藏器詩書蒙塵哲人遐慨垂幞澄神仰觀洙泗揚波
絶津方睢金鉉協贊衡機昊天不弔曾不慭遺縉紳頹
範皇德莫毗公之云徂華裔同悲

箴漢楊雄司空箴曰普彼坤靈侔天作則分制五服劃為萬國乃立地官空惟是職烈烈儁乂翼翼王臣臣當其官官當其人九一之政七賦以均

銘後漢蔡邕東海銘曰橋玄為司空公越在先民毗佐天子罔不著其股肱畢其思心式率天行式昭德音

表宋謝莊東海王讓司空表曰臣側觀前載輿窺洪典三事之授惟帝其難臣乘少籍長久分踰涯量岀滿入泰每究榮光不悟乾燭方遠義路同遺下參弘化上尸

燮理自非德仞具瞻聲堪民詠未有妄臻此渾空集茲

靈

齊孔稚珪為王敬則讓司空表曰故李通豪瞻以親寵登司王基才勇與聲華入選先帝擢臣以榮華陛下伸臣以富貴遂得北帶五州東跨六郡内亞三事外齊四嶽蟬佩之暎則左右交暉龜組之華則縱横吐耀輕輪徐動則劒戟如雲飛蓋暫停則歌鍾成列擬金龍吹贊其前鳴笳鳳管疊其後鄧禹若不遭漢光則南陽之掾

吏微臣若不逢明聖則孤城之戍客豈可加以正台之席登以論道之寄啓黃扉而燮五緯躡青帷而調四序梁劉孝儀為臨川王解司空表曰臣以庸薄謬竊隆重職班三事任總六條衣衮坐槐旣闕論道馳傳懸棠尤慚為政而俯司土地仰燮陰陽棟橈之譏已彰頳伏之咎爰著今水沴乃作旱魃為災山無膋蔚雲成煙火陛下曲私未垂策免臣識是當逃責乞降茲台步協此天人

梁江淹爲齊高帝讓司空表曰臣聞日發星迴昊天無以與其節山盈川沖厚地不能虧其度陛下停若鏡之明流如雲之睃方求士於版巖宜思賢如蜀肆

北齊邢子才爲司空景讓表曰屬平分廣施造物多品長短入用小人見收連來台階堪均鼎足昨見謫見垂象災起潛伏此之爲累非直微躬

碑後漢蔡邕司空袁逢碑曰凡所臨君明而先覺故能教不肅而化成政不嚴而事治其惠和也晏晏然其博

大也洋洋焉信可謂兼三才而該剛柔無射於人斯矣

銘曰天鑒有漢賜茲世輔顯允厥德昭肖休序莪莪雍
宮禮樂備舉穆穆天子孝敬允叙降拜屏著奉饋西序
威儀聿修化溢區宇乃尹京邑總齊禁旅又為司空房
楨碑銘曰公言非法度不出於口行非至公不萌于心
治身則伯夷之潔也儉嗇則季文之約也盡忠則史魚
之直也劉平則山甫之勵也總茲四德式是百辟夙夜
匪懈以事一人枉絲髮樹私恩不為也討無禮當疆禦

弗避也是以功隆名顯在世孤特不獲愷悌寬厚之譽享年垂老至于積世門無立車堂無宴客衣不變裁食不兼味雖易之貞厲詩之羔羊無以加也明明在公寔惟房后誕應正德式作漢輔邪慝是仇直亮是與剛則不吐柔則不茹媚茲天子以靖土宇

晉潘岳司空鄭袤碑曰陳謨台階翼和鼎實顯績成于臺省清風暢于所莅故能老安少懷遠至邇親凡厥搢紳之士所以挹酌洪流含咀英芳者猶旱苗之仰膏雨

湛露之晞朝陽也銘曰於鑠元侯則天垂象弘操嶽峻宇量深廣允恭克讓宣哲清朗有始有卒可大可久言由忠信行履孝友光光金貂再冠其首赫赫皇符仍析其部義格皇穹德冠羣后清風顯烈沒而不朽

晉孫綽庾司空冰碑曰君喻嵩嶽之玄精挹清瀨之潔流貞質謀於白珪明操勵於南金雖名器未及而任盡臣道正身提衡銓括百揆知無不為謀必鮮過端委待旦則有心宣孟以約訓儉則擬議季文君平恒無私已

謙寡欲當世之所難於君易之矣於是慨然遠鑒量已而退高挹帷幙投迹藩屏夫良玉以經焚不渝故其貞可貴竹柏以蒙霜保榮故見殊列樹治而不亂者有矣未有亂而彌治者也考終以證始即事以徵心少長能一其度貴賤不二其道文康之雅量於是乎弘著矣銘曰洋洋俊賴巖巖神嵩流滌渟氣頗肩祥風篤生公侯情靈德充臨川擬潔仰華思崇履險思夷處滿思冲方恢遠猷皇極是贊繁霜夏被脩梧摧幹人之云徂朝野

咸歎儀刑永戢光風長煥

梁劉孝綽司空安成康王碑銘曰昔者重華文命竝胄高陽之苗豐邑舂陵俱纂帝堯之緒而虞夏革運姚姒之姓已分高光再興大漢之名無改如我皇家梁齊代建異文叔之紹開起自王族非伯禹之更姓公則本枝別幹誕自河嶽五百之期實膺命世卜商有問是謂色難承志望顏在公斯易至如文琰之對食餘幼權之言爵里衛子之朗月映山杜生之凝脂點漆惟公具美歷

駕前修峩峩焉非嶽陵之所至浩浩焉總江漢而為長故能擊水三千搏風九萬排天關而俯眂掩浮雲而上征皇帝甄名挺聖河洛有徵握衡含樞奄一時夏利建藩屏固葉深根郕霍酆郇方周啓祚封公為安成王食邑二千戶允同衛叔賜寳器於商郊殊異唐侯戲桐珪於汾水乃公為平西將軍荆州刺史楚之對齊屈完引城池之固荆之比宋墨翟陳華路之殊品金作貢不異淮海珠璣犀象又無求於晉國況以雲夢九百之宏侈

章華三休之巨麗公禦煩以寡居高而降執冲虚之道無矜滿之情其為政也莊敬足以範物慈惠足以庇民剛毅足以威暴清貞足以勵俗天監十七年覽春秋四十有五凡我庶民竊覩高義况復祗承帝命來仕王家兎園晚春叨從者之賜高唐暮天而奉作賦之私常懼慶雲之患不酬而揺落奄至豈謂經塵之効莫展而峻極先頽思所以立言貞石貽厥長世銘曰昔在丈韶五賢二聖渫潘魏屏徹風不競於赫我梁德符姬姓康王

康叔異時同盛奚自妙年令問不已一孝一悌寔光行始義府文場詞人髦士波瀾莫際牆仞難窺用茲先覺導此後知德大心小居高志卑再握不倦三吐忘疲飛龍在天肇基究瀆地猶小胏民同世復皇情睠正屬難推轂允矣宗英移藩改牧誰謂路永江漢已浮彼蒼不惠遽反成周川廻泝軸塗引歸旒

墓誌宋謝莊司空何尚之墓誌曰遠源長瀾自晉徂韓潛川韜玉霍岫騰鸞處華民瞻出光帝難寂寞壽仁茫

昧報施調於飷歸經難褰寄晻映流芳煙煴作義陳徐陵司空章昭達墓誌銘曰周原膴膴佳氣葱葱王業攸興帝圖斯盛在昔光武佐命鄼縣者鄧侯高祖元臣同郡者蕭相公台輔之量便著綺紈瑚璉之姿無待雕琢起家為東宮直前所奉之君則梁簡文皇帝既而黑山巨盜憑陵上國白水彊胡虔劉中夏公傾其產業募是驍雄思報皇儲累殲鯨冦屬幽風有象代邸方降搜荆楚之英才資班輸之妙略百樓忽起登雲霄而俯

臨萬弩俱張隨雷霆而並震揚兵於九天之上決勝於千里之中殪彼羣兇皆無旋踵陳寶應至懷反叛容引周迪資其食力更事窺窬公奉詔崇朝飲氷將力前茅後勁步驟奔馳仍向甌閩殄其巢窟若夫鳴虵之洞深谷隱於蒼天飛猿之嶺喬樹參於雲日宜越艇而登嶠蒙燕犀而涉江威武紛紜震山風海於是咸俘僞帥悉據高墉𠬝泊滄溟莫不懲乂既而齊人無信將謀郢鄱闘艦戈船窺江淹漢公纔聞羽檄遽禀師期馳襲荆郢

應時燒蕩方欲宣威瀧汧大討梁華屬上將之𦪇光逢中台之掩曜大建三年薨於軍幕爾乃青烏相墓白鶴標墳林有逃車樹同華蓋前矜熊軾後乘龍轜介士發三河之民哀鐃同駟馬之曲長安傳坐恩禮盛於西京襄陽墮淚悲慟喧於南峴

誄後漢張衡司空陳公誄曰猷仲初育發縣卜筮鳳飛覲國流光末裔天祚明德德茂于公入孝出友爰肅爰邑兼學多識窮理知幾德音孔昭翻爾仄飛賦政二城

還集皇闈公寔省之亹亹庶績公寔靜之藹藹百僚公寔懋之乃陟司空纂禹之跡導揚徽猷致訓京畿協和萬邦萬邦既協殊服來同眇論前績莫與比蹤

行狀梁任昉齊司空曲江公行狀曰公稟靈景宿擅氣中和一匱初登東嶽之功可監埏埴在器瑚璉之姿先表豈惟荆南有聖童之目襄城著孔甫之稱而已哉故以羽儀宗家冠蓋後進路叔之一日千里北海之稱美共治方斯蔑如也志學之年偏治經紀登隆十載網羅

百氏藻斲贍逸蔚為詞宗延賈誼而升堂攜相如而入室加以翰牘精辯發言有章持論從容辭無矜尚自河洛丘墟歷載二百俾我逢掖遂淪左衽晉宋所以遺恨祖宗是用顧懷公自荷方任志在剋復將欲使功遂之日身退有所爰乃卜宇金陵縈帶林壑用辭聊城之賞以為疏韓之館人謝運往遂戢遠圖

梁沈約齊司空柳世隆行狀曰公稟靈華嶽幼挺珪璋清襟素履發乎齠丱及長風質凋遠儀止祥華動容合

矩吐言被律時沈攸之狼據陜西氣陵物上而太祖登
庸作宰天歷在躬攸之擢封豕之情總全荆之力甲
十萬鐵馬千羣水陸長騖志窺皇邑公抗威川涘勇略
紛紜顯晦有方出没無緒攸之乃反旆亘圍親受矢石
增櫓乘埤嚴衝駕雉雲棚俯闞地穴斜通半藏晚飡負
戶晨汲公乃綏衆以武應敵以奇靈鋒電曜威策雲舉
事切三版之危氣損九天之就殘冦外老逆黨內離焚
舟委甲捌指宵遯公風標秀徹器範弘潤茂乎辭彩雅

善鼓琴擒純粹之高芬纂鍾嵇之妙曲雖嬰拂世務而素業無改臨姑蘇而想八柱登衡山而望九疑七紆邦組三臨蕩甸五職瑞扇一司百揆固可以齊衡八凱方駕五臣

儀同

東觀漢記曰鄧騭字昭明延平元年拜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儀同三司始自騭也

王隱晉書曰太始七年以鄭褎為司空天子臨軒遣使

就第拜授褰襄推讓上送印綬至于十數久之見許以
侯就第儀同三司置舍人官騎賜牀帳箪縟
齊職儀曰開府儀同三司秦漢無聞始建初三年馬防
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事
魏以黄權為車騎開府此後甚衆將軍開府依大司馬
朱服光祿大夫開府依司徒阜服
墓誌簡文帝儀同徐勉墓誌銘曰朱方表瑞寶劒攸歸
長淵斯注瓜陡合輝舉直斥偽校名責實朝有進賢野

無遺逸違天即地歸幽去冥空谷傳古哀風送於
章齊王儉拜儀同三司章曰臣聞日中則昃盈虛之定
分器滿必傾往復之恒理遂乃班同袞章燮和台曜外
參論道內總百司物議惟塵自識非據
梁庾肩吾為武陵王拜儀同章曰臣宅慶紫霄聯休皇
極地均指日既無跡而成高仕若乘風故不行而自遠
今者四郊無壘天下同文都尉春田猶居塞外單于冬
獵不入漁陽臣坐収三邊非勞士戰豈能屯兵大夏封

萬里之侯飛箭遼城受千金之壽論其才望有愳茂弘
先佩印校常羞叔度
表梁王筠為王儀同瑩初讓表曰執玉獻金卒先五等
親冕迎軺光導百辟坐階遠大遂致隆滿自位昇朝首
職冠禮闈辭滿之願將除致仕之請方奏而思渥恩旨
昭奬必被寵章爰降朝野驚矚是以安石歸禾固請元
規終以致讓況臣才質空疎器量庸淺而可以妥參鉉
席䩄貌愧庭

梁沈約為始興王讓儀同表曰徒塵翠渥方降紫泥以
茲上令用隔下情況高擬萬石爰均八命室等天黄服
加黼黻出則高陪千乘入則仰司百揆陛下道苞九舜
明出十堯萬徽必理一物興念有紆玄鏡暫垂止水
梁王僧孺為南平王讓儀同表曰臣聞石瓠雖刳用謝
絣罌瘣木云庀事乖丹䑊逢聖徹天一朝賞至非能聲
均河楚譽埒梁陳故以神夢紫霄心飛丹掖品同儀比
媿鉉莫殊

陳沈炯為周儀同失律後復官表曰日者驂驚鄭馬害在晉軍獄囚悲其夜數縲人切其曉奏危光似燭察命如絲云誰之尤自貽其咎假令誅以妻子戮及墳基漢非負德陵實孤恩况伏鑕俛眉遂受淮陰之間吞聲飲恨不與臧洪共死陛下憐而宥之伊臣豈不獨愧喪其子弟六謝父兄百萬之師千夫有長問臣安在誰曰董司魂遊奉高不知何對

陳江總太保蕭公謝儀同表曰陂泉野戰曾無汗馬之

勞代邸運籌又闕前歌之勇溥代專征早遊邊外執玉奉酎又虧朝則王人降止朝冊遠臨奉述敕書曲停表奏滄波阻夐既杜敬仲之辭閑路悠長致絶趙襄之讓心馳紫路登文石而莫由目送白雲拜承明而未日

特進

漢雜事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賜位特進在三公下

百官表注曰特進官品第二漢制皇后之父率為此官

傅咸集曰特進執皮帛坐侍臣之下門下屬漢武特進執璧已有舊制今特進宜執璧

齊職儀曰特進以功德特進見也

沈約宋書曰特進魏世驃騎將軍劉放衛將軍孫資等遜位以侯就第並位特進其諸官加特進者從本官供給特進但為班位而已不別有吏卒車服也

墓誌梁孝元帝特進蕭琛墓誌銘曰山東流水關西城市義府辭鋒風飛雲起遊楚宦梁桂馥蘭芳蓮花可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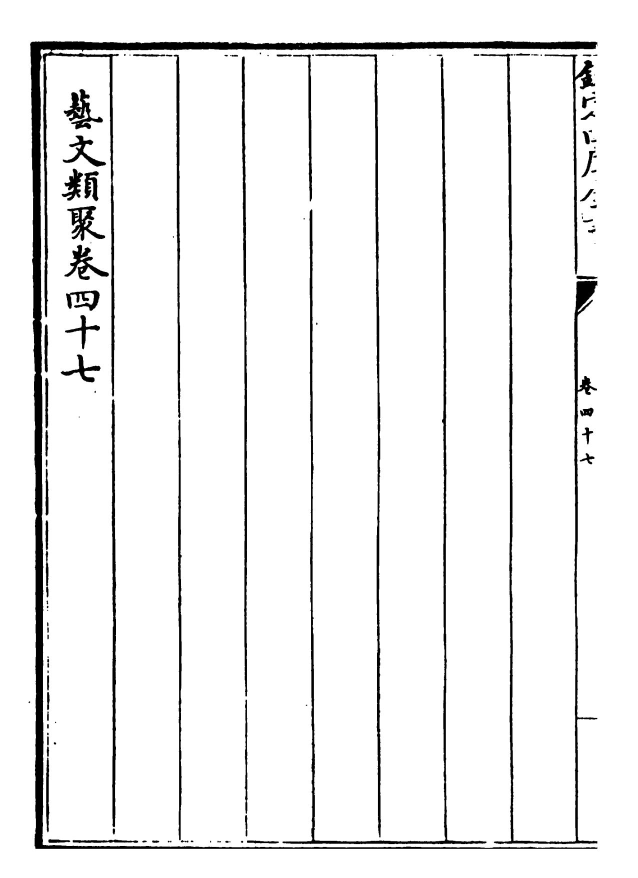
迷迭成章學類五行書倅三篋已研金匱兼探玉牒石詞既擬樂社兹同桃李成徑松柏為叢天地長久永扇高風

陳江總特進光禄大夫徐陵墓誌銘曰耕耘書圃弋獵文場藻思綺合尺牘繡揚辭奔太史筆利干將心緘武庫口定雌黄奉使巡採絶域遐深市朝遷貿陵谷相侵形寄王績多宣攀附高排閶闔欝轉雲路年踰致仕齒及懸車夜漏方盡馳光復斜平原出宿庠序為家隴愁

宿霧松悲閒鳥地迴雲低山重樹小九原孤月三泉送

旐疇曩行役共上河梁余因病免君事遠將痛心期之

徂謝憫時代之銷亡冀鐫石於玄冢留清風於故鄉



藝文類聚卷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藝文類聚卷四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李培

藝文類聚卷四十八　　唐　歐陽詢　撰

職官部四

録尚書　尚書令　僕射

吏部尚書　尚書　吏部郎

侍中　黄門侍郎　散騎常侍

給事中　中書令　中書侍郎

驃騎將軍

録尚書

應劭漢官儀曰章帝詔曰司空牟融典職六年勤勞

不怠其以融為太尉録尚書又曰和帝策書曰故太

尉鄧彪元公之族三讓彌高海内歸仁為羣賢首其以彪為太尉録尚書事百官總已以聽又曰殤帝策書曰司徒徐防以臺閣機密施政牧守其以防為太尉録尚書事百官總已以聽又曰冲帝策書曰太尉趙峻二世常典機衡有匪石不貳之心大司農李固公族之苗忠直不回今以峻為太傅固太尉叅録尚書事又曰靈帝策書曰故太尉陳蕃忠亮謇諤有不吐茹之節司徒胡廣惇德允元五世從政今以蕃為太傅與廣叅録尚書

事

王隱晉書曰賈充為太尉録尚書五年伐吳為大都督吳平上遣侍中程咸犒勞增邑八千户

晉中興書曰明帝后庾氏為皇太后九月癸丑皇太后臨朝制司徒王導録尚書事

沈約宋書曰高祖永初三年尚書令揚州剌史徐羡之為司空録尚書事又曰孝武帝即位以大將軍江夏王義恭為太尉録尚書事又曰諸公録尚書事古制也王

肅解尚書納于大麓曰堯納舜於尊顯之官使大録萬機之政案漢氏諸吏平尚書奏事後霍光以大司馬大將軍平尚書事

傅暢故事曰何劭王戎張華裴楷揚濟和嶠為懸懐太傅通省尚書事張華為光禄大夫尚書七條事皆諮而後行惠帝之世太保衛瓘太宰河間王顒太傅東海王越皆録三省尚書秘書事

表齊謝朓為明帝拜録尚書表曰升降玉階對揚休命

六轡在手千里何偕司會天官之統尚書百僚之本弘之即庶績惟凝替之則彝倫斯斁修身踐言本懋五美果行育德未階六正安屬負圖之寄多謝五仁之績操檜檝於龍津荷梓梁於雲搆無以輔位明堂遺象麟閣

啟陳徐陵安成王讓錄尚書表後啟曰臣聞閻平就國乃盛漢之常儀郕霍無官實宗周之明典何則皇季之重非待歷階王爵之隆自高羣辟況臣戩翼要荒亟離寒暑進慙趙勝能定楚從退匪齊文馳免秦厄固以內

切皇心外貽家恥甘輸重餌降禮單于迴城十五如諸和璧市鄉三十聊同實叙武夫力而獲諸原微臣還而反諸敵瞻言馬駿著隴右之功追念曹彰克烏九之虜前王子弟若此勲庸偏其反而豈可勝愧

尚書令

漢書曰張安世字子孺少以父任為郎因善書令給事尚書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行幸河東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

所遺失上奇其才擢尚書令

漢雜事曰尚書黄香為東郡太守乞留宿衛拜為尚書令秩二千石

漢官儀職曰尚書令主贊奏揔典綱紀無所統秩二千石

東觀漢記曰侯霸為尚書令深見任用樊凖為尚書令明習漢家舊事周密畏慎申屠剛為尚書令謇謇多直言無所屈撓又曰永平七年宋均徵為尚書令忠正直

言數納策謀每駮議未嘗不合上意

張璠漢書曰左雄為尚書令限年四十先試經然後舉孝廉

續漢書曰陳蕃出為豫章太守性方峻不接賓客徵為尚書令送者不出郭門

百官表曰尚書令是謂文章天府銅印墨綬五時朝服納言幘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揔攝諸曹出納王命敷奏萬機書曰龍命汝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詩云惟

仲山甫王之喉舌蓋此謂也

魏志曰明帝即位進陳矯為尚書令車駕常卒至尚書門矯跪問帝曰陛下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慙廻車而返又曰太祖進荀彧為漢侍中守尚書令又曰裴潛為尚書令奏正分職簡名實出事使斷官府者百五十餘條

費禕别傳曰禕代蔣琬為尚書令以朝晡聽事其間接

納賓客加之博奕不廢後董允代之旬日之間事多愆
積允曰人之才力相懸若此
曹羲九品議曰尚書尊官也親作納言易曰樞機之發
榮辱之主
漢和帝南陽左雄為尚書令天下皆慎選舉選舉所知
自其職也
山濤啟事曰尚書令李胤遷處䡄宜得其人征南將軍
羊祜體儀正立可以肅整朝廷

王隱晉書曰樂廣爲尚書令所在無當時之功譽然爲後人所思又曰咸寧二年李胤爲尚書令雖歷職内外而在公退食家室至貧儉兒病無以市藥上賜錢十萬齊職儀曰秦漢之世委政公卿尚書之職掌於封奏令贊文書僕射主開閉令不在則僕射奏下其事魏主重内職八座尚書任同六卿舜舉八元八凱以隆唐朝令號八座爲元凱謂曰賢能用事義如昔也

箴晉摯虞尚書令箴曰舜納大麓七政以齊内成外平

風雨不迷補我袞闕闡我王猷王猷允塞四海咸休雖
聖雖明必賴良才無曰我智官不能任發言如絲其出
成綸千里之應樞機在身
碑後漢潘勗尚書令荀彧碑曰夫其為德也則主忠履
信孝友温惠高亮以固其中柔嘉以宣其外廉慎以為
己任仁恕以察人物踐行則無轍跡出言則無辭費納
規無敬辱之心機情有密靜之性若乃奉身蹈道勤禮
貴德後之事問匪云予克然後教以黄中之叡守以貞

固之直注焉若洪河之源不可竭也確焉若華嶽之停不可拔也故能言之斯立行之斯成身匪隆汚直哉惟清紊綱用亂廢禮復經於是百揆時序王猷允塞告厥成功用俟萬歲

表後魏温子升臨淮王彧謝封開府尚書令表曰臣道愧山東氣慙隴右激水弗功摶風無力但以平原帶地資緒極天發趾自高理翮以遠出臨侯服既乏剌舉之能入踐帝閣又無應對之美空復受弋清廟推轂朱門

孝闕淚河功慚汗海大寶遠隆横草未樹顧以有涯顧
言知止又為魏南陽王允寶拒讓尚書令表曰臣聞立
而託乘乃成致遠之功坐以運舟遂有利涉之用若以
輕任重課憑虛責實雖欲自勤終焉靡效
梁范雲為柳司空讓尚書令初表曰陛下繼明南面復
垂顧錄增榮益觀豈側身限而露不廣海塵不增山微
物知止敢忘自退誠以懷音感遇久妨彛序尸祿昧寵
取蹈風歌中寐軫心方飡凝慮寧可冒釐綜之重負學

製之誅將玷朝徽匪伊身議第二表曰臣聞聖人在上愚智無以息隱天下有道方圓歸其能是如以駑蹇之才不致問于千里瓦礫之質佇待價於十城伏願陛下矜臣負乘之尤照臣匪飾之情迹言覲用允授上才斂會流恩曲躅下第則雲序斯平彝章載穆

梁沈約拜尚書令到都上表曰竊位之譏允當斯責王命私請有事相傾油雲湛露徒降旻昊之德弱緺輕蟬不載邱獄之重登階望席悦焉失步

北齊邢子才為文襄皇帝讓尚書令表曰揚職萬機揔任百揆想衡庶物準納羣僚何以助日月之光華增天地之高厚反鑒取照匹此何難倒裳求領方之為易又表曰正以書覽太山不假秋毫之察夜仰列宿豈藉燭龍之明爵人以世既非盛德之舉公門有私故是陵夷之運

陳江揔讓尚書令表曰臣弱歲立朝本無奇志每謂任登常伯足承基緒值梁季不造牧拙人間東竄三江南

徂百越不知秦漢十有七年心跡退黜平生畢矣但性
疎懶不屑死增俯仰乖時人物多忤天飛踐祚寄隆重
謬以商邱之木遂比舟楫之材燕岱之石混同瑚璉之
器當由崇賢使舉早守名節竊以天府文昌萬方之數
天官冢宰無所不統禮華三獨事昭百揆曠職云久三
十餘載一旦開置必資望實豈期廷典私偏濫庸非薄
陛下聽覽餘辰曲垂昭納遂斯反汗高選具瞻則敝蓋
敝帷使暮齒歲制月制賒臣皓髮不以一息

啟陳江總除尚書令謝臺啟曰竊以昔之冢司今日端揆頃同台衮無人則闕陛下將守安可叨貴謹當奏承夜月兾奉三思之㫖聲寄浮雲方祈九天之路又除尚書令斷表後啟曰司會治本冢宰朝端搢紳所屬儀刑攸在皇代以來無人則闕陛下將備厥職用穆臣僚不容始自庸菲以譴物議當今藩翰至戚不無其才廊廟重臣亦有其器伏願檢俞往之則闡平章之道公心布欵有理存焉

僕射

漢書曰僕射秦官也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之自侍中尚書博士及騶宰武職官人皆有取其領事之號

又曰鄭崇哀帝時擢為尚書僕射數求見諫諍上初納用之每聞曳革履上歎曰我識鄭尚書履聲

續漢書曰尚書僕射一人六百石令不在則奏下衆事

百官表注曰僕射一人銅印墨綬五時朝納言幘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建安以贈執金吾榮劭為尚書左僕

射僕射之有左右自此始也

鍾離意别傳曰意為尚書僕射其年匈奴羌胡歸義詔賜縑三百匹尚書侍郎廣陵暨鄷誤以為三千匹詔大怒鞭鄷欲死意入諫曰海内遐邇謂陛下貴微財而賤人命愚臣所不安明帝以意諫且鄷錯合大義貰鄷勅大官賜酒樂詔謂意曰非鍾離尚書朕幾降威於此郎

魏志曰桓範薦徐宣為僕射車駕幸許宣揔留事帝還主者奏呈文書詔曰吾省與僕射何異竟不視又曰陳

泰爲尚書左僕射典選舉
晉諸公賛曰司馬珪時多令望早歴顯職晉受禪爲尚
書左僕射時年三十七衆論以爲美
晉公卿禮秩曰司馬珪三十七爲尚書僕射魏晉以來
或置左右或不置
世說曰周顗字伯仁過江積年恒大飲酒甞經三日醒
時論謂之三日僕射
王隱晉書曰太康元年以山濤清虛恬簡轉爲僕射

齊職儀曰魏朝以尚書僕射毛玠領選曹

晉武以僕射山濤領吏曹後依擬至今或領焉

沈約宋書曰劉延孫為尚書左僕射延孫疾病不任拜

起上使乘船自清溪至平昌門入尚書下舍

墓誌梁沈約尚書右僕射范雲墓誌銘曰合契與王匪

勞物色乘風鬱起化成龍翼乃作喉唇帝猷必舉乃作

銓衡彞倫有序北京徂峻東川廻溥藴吾名臣終夭靡

作

表宋傅亮讓尚書僕射表曰自皇基肇創豫班策勛纖善微績未聞朝野百揆治樞揔貳殷要誠非庸臣所宜叨擬臣聞權衡既懸錙銖靡遁㒺蠶駑習驥終莫之近敗駕傷錦備之前誥必將上增國垢下招私黷

齊王儉讓左僕射表曰待臣於常均之外眄臣於代僚之右親乖其章乘非其器霸府方隆超居元佐國朝草昧叅賛百揆

梁沈約讓僕射表曰臣聞役壯休老上典所優晨行暮

息事身恒分若夫玄黄未已非狄駕之衛筋力為用豈強飯之時養老杖鄉抑推前典服戎告謝親學匪任宿肉極其虛憊歲制防其不辜寔所以謫假衰疾收屏淪暮

梁張纘讓尚書僕射表曰加以矯心飾貌酷非所閑不喜俗人與之共事雖復吐言如傷屈體無骨動容竊笲猶成多憾曾闌如闕坐客恒滿情態衆差世塗盈虛意攸興謗舍壓見猜疑似雖分聖賢致慼人之包藏山川

非險况在於臣焉可證綜
陳徐陵讓左僕射初表曰臣聞七十三歲揚雄擬經六
十三年平津對策若斯强壯無歎耆老臣勵則胄華軒
冕才允卿相出納流譽朝野具瞻臣弘正國老儒宗情
尚虛簡玄風勝業獨王當年臣種氣懷沈密文史優裕
東南貴秀朝廷親賢並見壯猷皆宜左執若漢武好少
則微臣已老若周文愛老則有此羣才伏願天明更謀
梓匠求其妙選稱是能官又讓右僕射初表曰加以言

尋盟好仍屬亂離丁零盜其牛馬烏孫竊其印綬子卿茹雪叔向為國雖獲東歸備離此厄昔李廣遺恨不值漢初甯戚自歸悲逢堯換臣隨望聖運實在權與時參決勝之籌頻奏發兵之議當塗錫舍非無董昭之誠典午禪文不降張華之實

陳江摠讓尚書僕射表曰藻鏡官方品裁人物門驚如市不斷屋漏心抱如氷無欺暗室但屢淹星烏每知忝素世網拘束事歸僶勉今此召會尤增據疾竊以端揆

副職官稱師長華履升降傳呼寵赫儀刑朝首冠冕奥倫兼復户揔衡流匡佐繁俗安膺重責必踐危機

吏部尚書

魏志曰盧毓為侍中在職三年多所駁易詔曰官人秩才聖帝所難必須良佐進可替否侍中毓禀性貞固心平體正可謂明試有功不懈于位者也其以毓為吏部尚書使毓自選代曰得如卿者乃可毓舉常侍鄭冲帝曰文和吾自知之更舉吾所未知者乃舉阮武孫邕帝

於是用邕

袁子曰魏家置吏部尚書專選天下百官夫用人人君之所司不可以假人者也使治亂制在一人之手權重而人才難得居此職稱此才者未有一也

王隱晉書曰山濤為太常遭母喪手植松柏詔曰今風俗凌遲豈宜鎮以退讓山太常雖在諒陰古人亦墨經從戎其以濤為吏部尚書濤用人皆先密啓然後公奏

又曰鄧攸遷吏部尚書牧馬於家庭妻自素食不受一

飯於人

世說曰王濬沖裴叔則二人總角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問向二童是誰曰裴王客曰何如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年此賢當為吏部尚書兾爾時天下無復滯才

語林曰袁真為監軍范去平作吏部尚書大坐語袁卿此敀還不失護軍袁曰卿何事人中作市井

百官表注曰吏部尚書一人秩六百石掌選舉齋祠

晉諸公賛曰李胤為吏部尚書正身率職不撓故能行其所見遂刋定選例而著于令

沈約宋書曰蔡廓為吏部尚書廓因傅隆問傅亮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亮以語錄尚書徐羨之曰黄門以下悉以委蔡自此上宜共衆同異廓曰我不能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干木羨之小字也選案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廓云紙尾又曰江湛為吏部尚書家甚貧約不營求利餉饋盈門一無所受無兼衣餘

食常為上所召值澣衣稱疾經日衣成後起又曰顔竣

為吏部尚書留心選舉自强不息任遇既隆奏無不可

謝莊代竣意多不行竣容貌嚴毅莊風姿甚美賔客喧

訴常懽笑荅之時人語曰顔竣嗔而與人官謝莊笑而

不與人官

箴晉傅玄吏部尚書箴曰明明王軌制為九秩君執常

道臣有定職各有攸司非用不愿昔舜舉臯陶而俊乂

在官夔龍出入朕命周仲山甫亦允納言

誄齊邱遲侍中吏部尚書何府君誄曰遠量夷雅淹姿
英茂進德方新循名以舊分鑣先達爭驅俊秀匪直羽
儀實惟領袖知人斯哲在帝之難僉謂往諧是謂能官
園阿望幣鈞嶼投竿金張之貴允茲七侍有美一人柔
貂三珥服冕乘軒鳴玉飛翠不貪為寶貴而能貧唯靜
是悅惟寂是珍履信茲從積善方慶如何斯德曾是知
命彼高者天與人焉咏眇望周行式瞻林壑灑沃紛埃
擯揚流俗言必玄遠神唯珠玉色恬喜慍心豈榮辱

宋謝莊讓吏部尚書表曰招才琴釣之上取士歌牧之中終能克夷景命榮懷萬宇豈容先私首曲近有經過且不習冠制趙客興鑒未閑統馭鄭臣有規匪痗身譏

後魏溫子升廣陵王讓吏部尚書表曰假勢風雲非由羽翮徒得推遷就列僶俛當官曾無辟雍議禮之名詎有銅爵獻賦之敏而政本寔繁司會尤切抑揚智地用捨時流實當年之準的乃一世之權衡得其人則分職之任隆非其才則曠官之失起

梁任昉爲范雲讓散騎常侍吏部尚書霄城侯表曰夫銓衡務重闗治隆替遠惟則哲在帝猶難漢魏以降遠識經軌雅俗所歸唯稱許郭嵇季凌遲官方淆亂草創惟始議存改作恭己南面責成斯在豈宜妄加寵私以之王事附蟬之飾空成寵章求之公私授受交失近世侯者功緒參差或足食闗中或成軍河内或盛德如卓茂或師道如桓榮四姓傳祠已無定紀五侯外戚且非舊章而臣之所附唯在恩澤且去歲冬初國學之老博

士耳今玆首夏將亞冢司雖千秋之一日九遷荀爽之十旬遠至方之微臣未爲速達

梁沈約爲褚炫讓吏部尚書表曰竊惟玄素未辨必謬朱紫之察規矩或昧理喪方圓之功東西兩漢左雄孤絶於前南北二晉山濤莫嗣於後良由性藏於貌才隱乎心楚越無以况其迴殊山川未足方其險阻雖復拂暗爲明免過生智亦何以登奇拔異離渭分涇

梁張纘讓吏部尚書表曰漢革民曹魏仍東掾毛孝先

以清公見美盧子家以貞固任職降及晉代希覯其人樂彦輔雍容自守當時恨其寡欝山巨源意存賞拔不免與世浮沉鄧攸牧馬家庭何益止競之操卞壺如含尾石未聞掄裁之功

梁王筠為第六叔讓重除吏部尚書表曰臣聞劋犀截鴈必俟昆吾之鋒逐日追風信資伯樂之駿未有縶駕蹇足而方騁遥塗採藝鈆刀而求其斷割伏惟則哲為體事艱歷代明別攸奇義重前王必使玉石薫蕕區別

靡雜涇渭玄黃條流不爽自非伯豪之天下稱公仲子之時人歸德孝先之拔真抑偽巨源之黜惡舉善然後可以銓鏡流品平均衡石

陳江揔讓吏部尚書表曰竊以漢置五曹方今六尚魏隆八凱擬古六卿近喻喉舌遠膺樞斗至如東京西晉裴王仰首伸眉可得論列此矣但臣門基世緒晉宋以來内侍帷扆入尸衡尺或年甫將立或歳未强仕是以退思弱冠追傷疇昔早塵華任見知名輩常謂忝竊匪

朝伊夕豈期梁室多故有志無時平生意氣颯爾零落特由邀奉嘉運千載一時惟奮寵靈遂臻於此又為沈尚書君理讓右僕射領吏部表曰辛香以來安石以後遵其軌躅必大廈之棟梁揔其寄任亦巨川之舟楫未有綿力薄材輕膺此舉

尚書

應劭漢官儀曰尚書唐虞官也書曰龍命汝作納言朕命惟允

漢明帝詔曰尚書蓋古之納言出納朕命機事不密則害成可不愼歟

韋昭辯釋名曰尚上也言最在上總領之也辯云尚猶奉也百官言事當省案平處奉之故曰尚尚食尚方亦然

漢書百官表曰成帝罷中書官初置尚書員五人如淳曰主天子文書曰尚書如主壻曰尚主

桓子新論曰堯官舜於大麓者錄天下事如今之尚書

官矣宜得大賢智乃使處議持平焉

謝承後漢書曰朱穆為尚書讜言正直

華嶠漢書曰韋彪上疏曰欲急民所務當先除其患其原在尚書典樞機天下事一決之不可不察

東觀漢記曰章帝東巡過任城乃幸鄭均舍敕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故時人號為白衣尚書

續漢書曰李固上疏曰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北斗為天喉舌尚書為陛下喉舌

魏志曰陳羣為尚書制九品為官人之法羣所建也

王昶考課事曰尚書侍中考課一曰掌建六材以考官人二曰綜理萬機以考庶績三曰進視惟允以掌讜言四曰出納王命以考賦政五曰罰法以考典刑

會稽典錄曰鄭弘拜尚書郎舊典科潚補縣長令史為丞尉弘奏以為臺職位尊而賞薄人無樂者諸使郎補縣令令史為長上從其議自此為始

齊職儀曰尚書六人品第三秩六百石進賢兩梁冠納

言幘絳朝服佩水蒼玉執笏負荷

沈約宋書曰顧琛傳曰寺門有制八座以下門生隨入者有差不得雜以人士琛以宗人顧碩頭寄尚書張茂度門名而與碩頭同㦸坐遣出凡尚書官大罪則免小罪則遣出出者百日無代人聽還本職

箴漢揚雄尚書箴曰允勑百工命作斎慄龍惟納言是機是密出入王命王之喉舌獻善宣美而讒說是折我視云明我聽云聰載夙載夜惟允惟恭故君子在室出

言如風

誄晉潘岳庾尚書誄曰寬而能懷威而不猛化行如形民應如影曀曀虛坐翩翩玄幕几筵生塵空館寥廓

晉盧湛尚書武强侯盧府君誄曰湛罪重五嶽釁深四海身不灰滅延于家門方今斬焉在疚死已無日大懼先意遺烈將墜乎地罔極之哀終不宣寫是以忍在草土之中撰述平素之迹篤生我君天挺賢俊弘闡大風光隆洪緒蔚矣其姿綽乎其韻天不予晉厄運時臻陽

九之會雖聖莫振君實振惶國難是圖跋履山川東征西徂方恊遐任言復皇輿不見楚申致命郢都往古來今自遠及近凡在喪親猶思俱殞况我荼毒靡經不盡日月逾邁寒暑代遷恩慈彌遠窮思日纒撰述遺跡臨文煩寃

陳江揔度支尚書陸君誄曰陸公國士之眷惠好之深臨喪能誄久願摇筆時事迍邅不惶削槀梁季適越未戢止戈陳世入仕累牽物役杼柚於懷三十餘載隮開

皇九年於長安致仕懸車以洎就木何幾但東海成田南冠承縶龜山更徙空想吹笛之哀馬角徒生絶望通波之水嗚呼哀哉於是攬涕操觚乃爲誄曰鴈行攸序龍作間才讓珠不拜錫劒恩來世故天禍臣悲主辱露盡朝陽風驚夜燭悠悠世路辛苦艱虞尋戈满道曝骨交衢家無半菽地絶飛芻念羣桑梓零落彫枯傷君井邑了盤崎嶇悽涼故友擗擗遺孤臨穴别野撫櫬長塗

梁張纘故左民尚書忠子沈憎旻墓誌銘曰漸東振古

龜組三襲政若解繩吏如燥濕十升龍管四至九卿居高首映比德胥明

表梁沈約讓五兵尚書表曰臣聞百舍之趙非宿舂所資千里之越豈一葦能泝何者裝輕適于路遠舟弱疲於濟深醜貌悴容不藉鑒於淄水駑足蹇步終取躓於

鹽車

梁邱遲為范尚書拜表曰昔滕公移晷於泗亭陳遂留懽於博進祿止一守官窮九列臣獲照秋陽取沃淮海

發蒙去丢已若松喬匪富伊榮須臾至此賞叅十亂躬
越五兵歷覽前載孰與為匹
梁蕭子範為兄宗正讓都官尚書表曰納言之授皇命
所由五星懸曜差池紫宮之曲百官根本聯曹建禮之
内孔蔡諳博垂芳於兩京陳鍾令才比肩於魏世遯望
前英俯修薄義無尸素禮而絶祇奉
陳徐陵讓五兵尚書表曰臣聞仲尼大聖猶云書不盡
言士衡高才甞稱文不逮意臣比衰疴自積思緒茫然

頻託朋遊為裁章表雖復陳琳健筆未盡愚懷孫惠辭人頗加煩飾所以高天緬邈弗降昭回瞻拜絲綸更增憂憁臣雖不敏弱冠登朝伊昔承華豫遊多士晚逢興運爰濫寵私爾時四郊多壘七雄分爭國家制度日不暇給趙宮論受命之宜隨邑奏升壇之禮而衆聞秘計弗解單于之兵飛箭馳書未動聊城之將不期枚乘老叟忽降時恩馮唐暮年見申明主擢宰京邑朝坐棘林遂致洛陽無雨非比長安多盜其宜屏錮用寘嚴科猶處

名僚久為叨竊但着書天祿雖如劉向朔望登朝轉同
王隱於其朽劣尚可從容司會文昌邈然非據

吏部郎

郭子曰許允妻阮德如妹允為吏部郎多用其鄉里帝
遣虎賁收允婦出閣戒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
允至明帝核之允答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
願陛下檢校為稱職與不若不稱臣宜受其罪既檢校
皆其人於是乃釋允舊服敗壞詔賜新衣初被收舉家

號哭允新婦自云無憂尋還作粟粥待之須臾允至

魏志曰諸葛誕為吏部郎有屬託則顯其言而承用之後有當否則云議其得失自是羣僚莫不慎其所舉

山濤啓事曰人才既自難知中人以下情僞又難吏部郎與碎事日夜相接非但當正已乃當正人

王隱晉書曰李胤為吏部郎精慎選舉號為廉平

山濤為吏部郎文帝與書曰足下在事清明潔操邁時念多所乏今致錢二十萬絲百觔穀二百斛又曰王戎

名位清貴二十四為吏部郎

晉中興書曰畢卓字茂世新蔡人少亦放達泰興末為吏部郎常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取酒飲掌酒者不察執而縛之郎往視之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卓遂引主人宴於甕側取醉而去卓嘗謂人曰右手持酒卮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

又曰阮放與從弟孚齊名在銓管之任甚有稱譽性清儉終不治產業為吏部郎不免饑乏王導庾亮以其名

士給衣食放由是得立

王蘊别傳曰蘊字叔仁為吏部郎欲使時無屈滯曽下鼓急出日昳乃至家去臺數里高褰車帷先後與語不得進也一官缺者求者十輩蘊連狀呈宰録曰某人有地某人有才不得者甘心無怨

世説曰吏部缺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用裴又曰山公舉阮咸為吏部郎曰情真寡欲萬物不能移也

沈約宋書曰王微字景玄吏部尚書江湛舉微爲吏部郎微與湛書曰君平云生我名者殺我身天爵猶滅名安用吏部郎哉其舉可陋其事不經非獨搢紳者不道僕妾皆笑之

表梁陸倕拜吏部郎曰銓衡庶品歷選賓僚阮盛真素屢薦未登陸亮忠心裁居拜職自非季重清識宇文恬正可以區分管庫式鑒胥吏

梁王僧孺吏部郎表曰臣生輕飛籜品細疏壤寂寞州

闕取淪窒實不自求於善管寧許人以能官從班隨牒
自安踈遠豈望翰飛終知跡滯一逢浸漉幾聞昭晉假
拙為心變奇成偶寧為天覆地長復與雨露相滋秋成
春發必如暄寒無爽自變況塗多超嵩鄧屢考固其比
越在累誠於可聞方愧朱紫永慚鈞衡固惟許李終非
王畢取其清尚同所經企求之碎客寧可庶幾
梁任昉吏部郎表曰郎官之重千金非譬妥在前世實
光選造清通為首終遂弗居深識為度累薦無獲承之

攝官顧知其望方今皇明御宇昇長咸亨涇渭𢽾紳無謬衡石抑揚庶品亦自能官顧已循涯孰用祇荷唯知死所未識所報

梁陸倕遷吏部郎啓曰臣器均頀落材同擁腫效非積山勤乖附地自叨榮秩列裁移氣序而坐延曲私遂被洪造自非割蚌識珠覩石知玉寧可以獲名理俗見操敦教

梁王僧孺除吏部郎啓曰自一遇休明多逢渥澤出斯

溝壤置之霄漢清塗華轍叨厠累仍顯職名階俄采倏至而智効必其無取尤怠忽焉已彰不意涵養更滋霈愈此始職樞華紛體相選知非腆族必待俊民何言賤劣所或叨假循涯測限生所不勝瞻恩奉德死何能報

侍中

環濟要畧曰侍中古官也或曰風后為黄帝侍中周時號常伯者言其道德可常遵也

秦始皇復古冠貂蟬漢因而不改此内官侍帷幄受顧問拾遺於左右出則負璽以從秩二千石

漢舊儀曰侍中無員或列侯將軍衛尉光禄大夫為侍郎得舉非法又曰侍中左右近臣見皇后如見帝見婕妤行則對壁坐則伏茵也

應劭漢官儀曰侍中周官也金蟬左貂金取堅剛百鍊不耗蟬居高食潔目在掖下貂内勁悍而外溫潤侍中便繁左右與帝升降卒思近對拾遺補闕百僚之中莫密

於兹秦始皇破趙得其冠以賜侍中

漢書曰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二為侍中又曰霍去病以皇后姊子年十八為侍中善騎射又曰留侯子張辟彊為侍中年十五又曰孝惠帝時侍中皆冠駿鸃貝帶傅脂粉又曰張安世子孫自宣元以來為侍中又曰元帝以史丹為侍中出則陪乘又曰侍中金敞與劉更生拾遺左右蕭望之周堪四人同心輔政又曰衛尉金敞病甚成帝拜子涉為侍中使緑車載送衛尉

府戴以皇孫車寵之

三輔故事曰金日磾忠勤守節七世為侍中

魏志曰蘇則拜侍中與董昭同僚昭常枕則膝臥則推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又曰陳羣為侍中領丞相東西曹掾

華陽國志曰譙隆為上林令武帝欲廣上林苑隆言堯舜至治廣德不務林苑帝後思其言徵為侍中

益部耆舊傳曰蜀郡張寬漢武帝時為侍中從祀甘泉

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知我所來時寛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嚴則女子見

文士傳曰張衡拜侍中恒居帷幄儀容諷議拾遺左右挚虞决疑要注曰漢末喪亂絶無玉佩侍中王粲識舊珮始復作之今日玉珮受法自於王粲也

王隱晉書曰韋誕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也

七賢傳曰山濤太始七年爲侍中詔書曰濤清風惇履
思心通遠宜侍帷幄盡規左右
顔含别傳曰顔髦字君道儀狀嚴整風貌端美大司馬
桓公歎曰廊廟之望喉舌機要
續搜神記曰程咸字延休其母始懷咸老公授樂與之
服此當生貴子晉武帝時歷位至侍中有名於世
語林曰晉孝武好與虞嘯父飲酒不醉不出後臨出拜
殆不復起帝因呼人扶上殿虞侍中嘯父答曰臣位未

及扶醉未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美之勑左右疏其語

相書占氣雜要曰氣如連珠入闕門為侍中

沈約宋書曰陸仲元者晉太尉玩曾孫也為侍中吳郡太守自玩至仲元四世為侍中時人方之金張二族又曰殷景仁遷侍中與王華王曇首劉湛四人並時為侍中皆以風力局幹冠冕一時同升之美近代莫及又曰王僧綽遷為侍中任以機密時年二十九始興王濬嘗

問其年僧綽自嫌早達逡巡良久乃答其謙虛自退若
此
碑晉裴希聲侍中嵇侯碑曰夫君親之重非名教之謂
也愛敬出於自然而忠孝之道畢矣樸散真離背生殉
利禮法之興於斯為薄悲夫晉弋陽子嵇紹字延祖資
乾剛之純粹體中和之淑虛少有清劭之風長懷弘仁
之度加以通朗淹濟靡才不經學為儒宗厥績光被弱
冠登朝則敷文秘閣晚節强仕則納言樞極太安之初

權臣擅命皇輿親征次於蕩陰六軍奔攻兵交御輦紹儼然端冕正色以扞鋒刃遂殞命于御側忠誠感人神義聲振四海銘曰二儀肇建君臣攸序我我侍中應期作輔外播仁風内舉心膂執慈弗勇靡仁不武見危授命背生殉主確乎其操邈乎其崇矯矯王臣憲慈遺風在親成孝於敬成忠

宋傅亮侍中王公碑曰體亞黄中道及微管元勲盛德光于晉載于時運距無安陵夷有漸至于兵纒象魏壘

結四郊公以民望晉朝居疑間之際懷方履順處艱以
貞顛沛不能迴其操彊禦無以蕩其守鑠矣公侯秉和
挺生識深冬潭文艶春榮爰初素履好是冲默亦既端
委振風育德

墓誌宋孝武故侍中司徒建平王宏墓誌曰含榮幼耀
膺和早慧徘徊天人優遊經藝鴻沴繞流皇根中絶體
孝盡性懷追孝烈反我宸居毀網更結管機凝務端朝
賛契召輝才融士穎風折秘路長陰昭塗永滅

梁元帝侍中新渝侯墓誌銘曰爰始降神誕兹初載方琮有燭圓珠無類義若聯環文同藻繪三分竹使再徙建旟朱帷自舉白鹿隨車武實威邊文能懷遠乍歌去速時謡來晚昔我往矣千駟連轊今兹旋旆雙鴈隨舟山迴素旐水導丹旒寂寥原野摇落徂秋又侍中吳平光侯墓誌曰惟嶽降神表山甫之德敬如君所顯成季之徽潔靜精微岐嶷天挺學兼義府談均理窟歷太子洗馬八人掌𥸷爲崇賢之領袖五日來朝冠承華之楷

模遷豫章內史法井鸞峯甘露歲下蕭崖鶴嶺連理成
陰徵為太子左衛率遘疾薨于道頗類陶基民號無比
取譬羊祜巷哭荊南副軍早垂隆眄憫其石火瞻斯翠
蓋忽變丹旐方使桓侯石椁載銘盛夏滕令佳城式鐫
韶䕶
陳江揔故侍中沈欽墓誌曰早結南陽之親致興沛市
之役四埏多難三江屢梗君敦淳化以勵澆風庌滌清
流以盪濁俗早遘紫雲萍濡碧海奮里閈之寵躍車馬

之貴哂竇氏之青山恥郭家之金穴

誄魏陳王曹植侍中王粲誄曰惟建安二十三年侍中王

君薨皇穹神察哲人是恃如何靈祇殲我吉士誰謂不

痛早世即冥誰謂不傷華孕中零存已分流天墜同期

朝聞夕没先民所思何以誄德表之素旟何以贈終哀

以送之強記洽聞幽贊微言文若春華思若涌泉發言

成詠下筆成篇吾與夫子義貫丹青㕓幾遐年携手同

征如何奄忽棄我宿零

表梁任孝恭為羊侍中讓表曰搏風扇翮不覺高升擊水揚鬐遂迷遠大猶顧長城巨防射魯仲之書白羽朱旗振武安之尾深入五千張空拳以報主橫行十萬勒燕嶺而酬君

梁邱遲為范衛軍讓梁臺侍中表曰是以懷鉛蚤歲不以隕穫累心躡履晚坐豈以克詘在念易農伊泰仕馬已辛遂復分竹九疑擁旄百越值天地中開神武再廓麻絲是蓄菅蒯靡遺今霸運肇基四海明目樞提規獻

寔在得人况處庸微何用膺荷又為何尚書重讓侍中領驍騎表曰臣擢自散輩之中寘彼周行之上既慙伯棨使天下慎選又乖平叔令内外得人且玉壺獨掌見榮昌期當尺可叅必簡英俊

梁王筠為從兄讓侍中表曰至如元勲舊儒之胄積德累仁之基九世七葉之華相韓事漢之資不然則子駿之學洞古今平子之思侔造化仲宣之辯識無滯次重之解經不窮然後可以喻旨公卿問對帷扆陪六尺

之身通四方之意求之微臣此塗頓隔

梁任昉為王思遠讓侍中表曰行則六尺之内陪接天光語則親璽中命誠信區宇獻可替否出納惟幾敷表白於聲華之上進讓於玉堂之下金還七貴之茂王粲二公之孫雖復仲蔚孤緒元卿末裔未有不階民譽妄承曲私者也

北齊邢子才為彭城王韶讓侍中表曰貂蟬映首日月在前冠蓋廝僚跨躡多士雖智慙量力明闕自知在梁

之識無得諠譁之議素飡之責豈須噂沓之口何悟天之情眷復延今寵遂揔録百揆寅亮萬機文昌治本得失所繫用才長短隆替以之何容以斯寡薄豈得用膺兹忝啟梁陸倕張侍中啓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實欲強飯據鞍自窮心力濡足磨頂少報洪私徒課虛無空延鍾箭不悟爰降曲慈復叨清顯職司近切任掌揔綸魏選異才漢求高德官次恪居鮮非民譽仰瞻内省無一可階

黃門侍郎

漢書百官表曰中黃門有給事黃門位從將軍大夫皆秦制

漢書曰張禹為太傅有疾成帝臨視拜於牀下禹有少子在側目之帝知其意於前拜黃門侍郎又曰劉向字子政宣帝時以中郎為給事黃門侍郎又曰董賢字聖卿雲陽人為太子舍人隨太子官為郎二歲餘賢傳漏在殿下為人美麗白晳哀帝望見悅其儀貌識而問之

曰是舍人董賢耶因引上與語拜為黄門侍郎又曰揚雄成帝時為郎至平帝猶為黄門侍郎

漢舊儀曰黄門郎日暮入對青瑣門名曰夕郎

三輔决録曰杜恕字務伯拜黄門侍郎每直省閤威儀矜嚴又曰卓茂字子康元帝時遊學長安以儒行為給事黄門郎又曰馬后志在克己輔王不以私家干朝廷兄為虎賁中郎將弟為黄門郎訖永平世不遷

魏略曰董遇字季直為黄門侍郎旦夕侍講為天子所

愛信又曰王粲字仲宣山陽人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又曰夏侯玄字太初少知名弱冠為散騎常侍黃門侍郎嘗進見與皇后弟毛曾竝坐玄恥之不悅形之於色明帝恨之左遷為羽林監

又曰鍾毓年十四拜散騎侍郎遷黃門郎

英雄記曰曹純字子和年十六為黃門侍郎

任嘏別傳曰嘏字昭先魏文帝以嘏為黃門郎每納忠言輒手懷其本自在禁省歸不書封文帝嘉其淑慎

王隱晉書曰張華為黄門侍郎博覧圖籍四海之内若指諸掌世祖問華長安千門萬户畫地便成

齊職儀曰給事黄門侍郎四人秩六百石武冠絳朝服漢有中黄門位從諸大夫秦制也與侍中掌奏文案贊相威儀典署其事

沈約宋書曰給事黄門侍郎秦官也有事郊廟則一人持蓋與侍中俱管門下衆事

墓誌梁元帝黄門侍郎劉孝綽墓誌銘曰蔡墨攸陳有

草有茵梁荆世檟或魏或秦積善餘慶時推俊民孝子
惟孝其德有鄰曰風曰雅文章動神鶴開阮瑀鵬翥楊
循身茲惟屈扶摇未申人罔石火山有楸椿佳城無曙
寒野方春
誄宋謝莊黄門侍郎劉琨之誄曰秋風散兮涼葉稀出吳
洲兮謝江畿瞻國門兮聳雲路睇㵾里兮驚客衣䰟終
朝而三奪心一夜而九飛過建春兮背閶庭歷承明兮
去城輦旌徘徊而北係轜逶遲而不轉挽掩隧而辛嘶

驥含愁而鳴俛顧物色之共傷見車徒之相泣

散騎常侍

應劭漢書曰秦官及漢置散騎及中常侍各一人獻可替否也

華嶠集曰散騎以從容侍從承荅顧問為職又掌贊詔命平處文籍故前世多黎用言語文學之士

王隱晉書曰鄭默為散騎常侍世祖祀南郊侍中已陪乘詔曰使鄭常侍黙曰卿知何以得黎乘昔州內舉卿

相輩常愧有累清談

七賢傳曰阮籍高貴鄉公以爲散騎常侍非其好也

晉中興書曰庾闡有文章才義議者以爲宜綜國史於是召爲散騎常侍又曰謝萬升平五年詔曰前西中郎萬才義簡亮宜居獻替其爲散騎常侍

墓誌梁元帝散騎常侍裴子野墓誌銘曰幾原博聞裁爲典墳比良班馬等麗卿雲薰猶既別涇渭以分聖皇御極欽賢盱顱儲后特聖降情文苑既匹嚴朱復同徐

阮如何不憖卜期不遠

誄晉潘岳散騎常侍夏侯湛誄曰英英夫子灼灼其儁

飛辯摛藻華繁玉振疇昔之遊二紀于兹班白携手何

歡如之居吾語爾衆不勝悲人惡儁異世疵文雅執戟

疲揚長沙投賈無位爾髙恥居物下子乃洗然變化易

容慨然歎曰道固不同為仁由己匪我求蒙誰毀誰譽

何去何從莫涅匪緇莫磨匪磷子獨正色居屈志申我

聞積善神降之吉宜享遐紀長保天秩如何斯人而有

斯疾曾未知命中年殞卒
晉劉琨散騎常侍劉府君誄曰爰自上葉帝堯之胤堂
堂漢祖豁豁高韻茂載孝景克紹前訓穆矣靖王開國
作鎮惟祖惟父乃光有晉積行累仁世篤忠順是用感
和誕育奇儁叔質英挺金聲玉振嗟乎君侯仍寢斯疾
命不可延中年殞卒衝飈摧華闔風彫實如可贖兮人
百其質存若燭龍銜曜沒若庭燎俱滅搢紳頽範於高
模邦國彌悴於隕哲

表陳徐陵讓散騎常侍表曰臣聞五十知命宗師之格言六百辭蒲通賢之高槩昔墨子諸生褰裳求楚魯連隠士高論却秦况乎謬蒙知己寧無感激洪私過誤寘以通班司憲文昌遂諧常伯今者昆吾小器諦視不見玄黄均天並奏静聽能聞鐘鼓雖神農分藥岐伯提針寘衆因縁難可匡救陛下嗣臨寶歴光闡大猷屬意銓衡留情摽棫燕臺裝玉儻不精真齊客吹竽諒宜澄簡南郊奉乘當求鄭默之才西省文辭應用羅含之學

給事中

東方朔記曰東方朔為中郎賜帛百匹拜給事中

漢書曰蕭望之元帝詔望之傅朕八年可賜爵關內侯給事中

漢書百官表曰給事中亦加官或大夫博士議郎掌顧問應對位次中常侍

胡廣曰給事中常侍從左右無員位次侍中之下常侍或名儒或國親

漢書曰劉向字子政諫議大夫給事

魏略曰邯鄲淳字子淑黄初初為博士給事中

東晳集曰員外侍郎及給事中皆是帝室茂親或貴游子弟

晉武帝詔燕王師陳劭清貞廉潔博通六籍宜在左右以敦儒訓可給事中

荀綽兖州記曰袁準字孝尼有俊才太始中為給事中

誄宋顏延之給事中楊瓚誄曰瓚少禀志節資性忠淳

永初之末佐守滑臺獯虜間釁剞剥司袞瓚立乎將帥之間以緝華裔之衆疲困相保堅守四旬兵盡器竭斃於旗下非夫貞壯之氣勇烈之志豈能臨危引義以死殉節者哉之子之生立績宋皇如彼竹栢負雪懷霜如彼騑駟親驂衡驤邊兵喪律王略未恢函陝堙阻纏路蒿萊朔馬東騖胡風南埃帝圖斯艱簡賢授才實命楊子佐師危臺遏矣獯虜乘障犯威鳴驃厲霜羽鏑高鞏軼我河縣俘我洛畿攢鋒成林投鞍爲園師老變形地孤

援閣卒無敍麥馬之勞抹烈烈揚子在困彌達力雖可窮氣不可奪義立邊疆身終鋒栝

中書令

漢書曰馬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在職

臧榮緒晉書曰潘尼性澹退唯以著述為事永興末為中書令

晉諸公賛曰陳准為中書令張華為監准與華俱處機密而准崇之每至宣日有詔書無大小輙先示華了不

晉意華得詔書不以示隹又曰懷帝以繆播為中書令
朝事莫不諮之人君之所取信於臣下無以尚也
晉中興書曰肅祖以温嶠為散騎常侍侍講太寧初手
詔曰卿既以令望忠允之懷著於周旋且文清而旨遠
宜居深密今欲以卿為中書令朝論亦咸以為宜又曰
顯宗加王洽中書令帝曰敬和清裁貴重昔為中書郎
吾尚小數呼見意甚親之今以為中書令欲共講文章
之事也又曰褚裒授衛將軍中書令以中書銓管詔命

不宜以親居之固讓

檀道鸞陽秋曰温嶠為中書令詔曰中書之職酬對多方斟酌禮宜非唯文疏而已非望士良才何可妄居

王導表曰臣乞得除中書監專壹所司竭誠保傅惟力是視詔曰昔荀公曾從中書監為尚書令人賀之乃發恚云奪我鳳凰池卿諸人賀我耶顧足下處之勿疑

王珉别傳曰珉字季琰詔曰新除侍中王珉才學廣贍理識清通宜處機近以敘時務其以珉為長兼中書令

沈約宋書曰傅亮永初元年為太子詹事中書令專典詔令以亮任揔國權聽於省中見客神虎門外每旦車甞數兩

世語曰司馬景王令尚書令虞松作表輒不可意令更定松思竭不能改鍾會為定五字松悅服焉

墓誌梁簡文帝中書令臨汝靈侯墓誌銘曰昔太祖時其惟宣武講道開天儀嵩作輔是曰邢第籍規承矩如康嗣衛以禽居魯息轡巖隈全窮夜臺靈櫓永閟松路

方開草茂故轍松揷新枝月明泉暗暑往寒來

梁元帝中書令庾肩吾墓誌曰荆山萬重地産卞和之玉隋流千仞水出靈虵之珠故能循玆屈景育斯唐宋掌庾命族世濟琳琅遂昌開國蟬聯冠冕父易高尚其道遁肥貞吉闗吏早逢威表真人之氣少微晚映還彰隱士之星肩吾氣識淹通風神閑逸鍾鼓辭林笙簧文苑入為度支尚書任同北斗錫韓稜之劔朝比南宫識鄭崇之履余以其為人也瑚璉之器無慚璠璵杞梓之

材有均廊廟故贈散騎常侍蓋旌賢也

梁張纘中書令蕭子顯墓誌曰君狀貌邱墟風神磊落閒瞻動于容止英奕發於流眄筆鋒肆上皆如素蓄切問近思見稱閑敏帝嘗顧問君曰我撰通史若成衆史可廢乃荅詔曰仲尼賛易道黜八索述職方除九邱聖制符同復在兹日儲君毓德少陽情恊陳阮親攄妙思

式表玄石

表宋謝莊讓中書令表曰伏惟陛下登取震維臨齊璿

政澤與風翔恩從雲動臣聞璧門天邃鳳沼神深絲綸
王言出納帝命自非望允當時譽宣庠塾未有謬垂曲
寵空席茲榮在於平壯猶不可免況今綿痼百志俱淪

中書侍郎

魏志曰明帝舉中書郎謂吏部尚書盧毓曰得其人與
不得其人在盧生爾選舉莫取有名如畫地作餅不可
啖也毓舉韓暨敦篤至行帝乃用之
王隱晉書曰華表子簡字奉駿有智器文藻官至中書

郎又曰陳壽舉孝廉為著作郎與張華友善華當啓轉中書郎荀勗黨疾壽華語吏部出為長廣太守

臧榮緒晉書曰夏侯孝若為野王令居邑累年朝野多歎其屈除中書郎

曹嘉之晉紀曰汝南史曜為山濤所知曜字季茂父為征南府小吏鄉人周浚一見曜而友之配之妹官至中書郎

沈約晉書曰裴潜風神高邁為中書郎出入禁門見者

皆肅然改容

晉中興書曰范甯為臨淮太守徵拜中書郎專掌西省以職在機近固辭不許多所獻替有益治道

晉起居注詔曰今之士大夫多不樂出宰牧而好内官令皆先經外郡治民著績然後入為常伯中書郎

沈約宋書曰王微與弟綽書曰闔門皆蒙時私吾高卧家巷遂至中書郎此足以闔棺也

王濛别傳曰濛為中書郎在職四年首尾如一人難與

比肩故也
詩齊卞伯玉赴中書詩曰大方信苞容優泥遂不以躍
鱗經鳳池揮翰紫宸裏
表梁庾肩吾為寧國公讓中書表曰臣聞陟彼太行伯
厚之車屢息望茲吳坂少游之馬難躋是知美非流水
立致推轅駿匪浮雲便期頓轡起登天漢寧陪九萬之
風坐濟星橋非使千年之翼豈有功稱辯慧足對元禮
弱標後穎能嘲子叔玉重組長空見休寵深宮邃宇孰

知懷憂

驃騎將軍　位次丞相

漢書曰武帝以霍去病為嫖姚校尉征匈奴累有功寵冠羣臣始置驃騎將軍秩與大將軍同

韋昭辯釋名曰驃騎將軍車騎將軍秩皆比三公辯云此三將軍秩本二千石

百官表注曰驃騎將軍漢官也長史司馬各人金章紫綬五時朝武冠佩山玄玉光武中興諸將皆稱大後天

子既定武官悉省

東觀漢記曰其將軍不常置比公者又有驃騎將軍建武二十年復置驃騎將軍位次公有長史一人又曰光武以景丹為驃騎將軍又曰明帝詔曰東平王蒼寬博有謀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其以蒼為驃騎將軍又曰永平二十五年左中郎將劉隆為驃騎將軍即日行大將軍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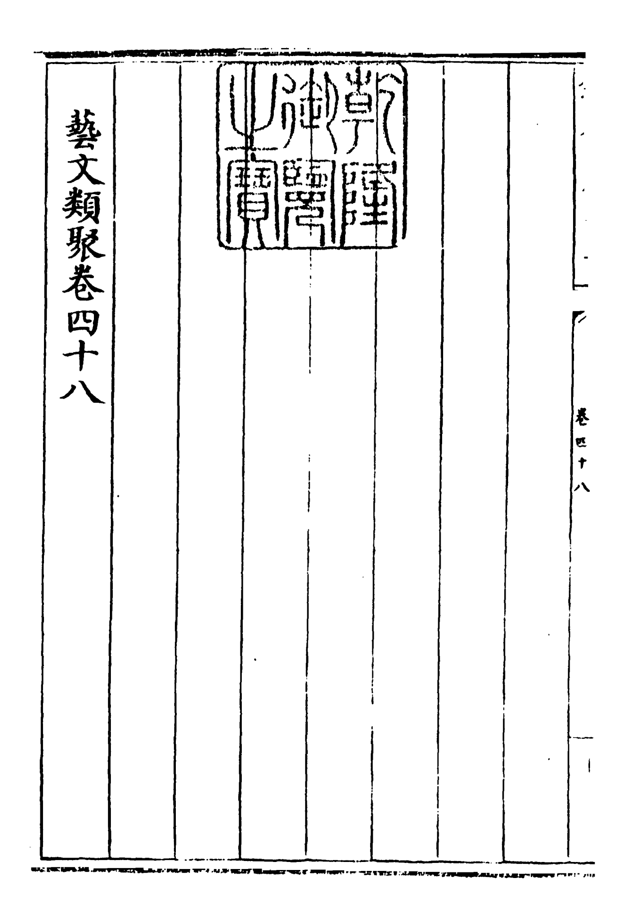
魏志曰王昶距毋丘儉進位驃騎將軍

世說曰何驃騎弟五以高情避世而驃騎勸令仕對曰然第五之稱何必驃騎

誄晉張華魏劉驃騎誄曰昔在殷周惟伊惟呂穆穆公侯紹兹勲緒如何上天殲我畀輔金剛玉潤水潔氷清郁郁文彩煥若朝榮功遂身退致仕懸輿志邈留侯心邁二疏風凜凜以翼衡雲霏霏以承葢旐聯翩以飄飄旌繽紛以奄薄

表梁簡文帝讓驃騎揚州刺史表曰常願親侯就列希

同特進之班角弓還地不競龍驤之賞天澤無涯名器
揔集竊以驃騎之官既為上將神州之重實號中土故
以彈壓六戎冠冕九牧豈止可隷絳節金吾提騎況復
任揔皇畿位重連率何則驃騎之號歷選為重元狩之
中始自去病永初之建特授劉蒼齊憲為公主所申吳
漢因羣臣之舉



藝文類聚卷四十八